

集 後

# 五女七貞



康德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印刷  
康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行

集後  
**五女七貞**

●定價國幣七角●

著作人

王

耀

清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

發行人

杜

煥

章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

印刷人

劉

永

和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

印刷所

東

都

石

印局

鎮東縣義路街一一〇

發行所

廣

聚

順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九七號

總代售處

洪

順

德

書

店

\*\*\*\*\*  
版 翻  
權 印  
所 以  
有 必  
\*\*\*\*\*

俠義  
小說

# 後集五女七貞

(第三十四)

第一百六十四回

閱武樓御審鐵羅漢

眼光庵夜失妙貞女

詩曰

人生在世名利不可強求 身居鳳閣與彩樓 命是前

生造就 今世貧困全是那世未修 沿門托鉢今生受

話說夔龍剛剛將四個賊人的口供問出，忽見門帘一啓進來一人，大家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位，正是御欽太王爺，書寫到這裡，似乎是有些不合事實，憑太王爺這麼大的身份，還能够聽窗戶根麼，讀者那裏知道，太王爺對於大事，是一絲一毫不肯放鬆的。捉住了幾個刺客之後，太王爺恐怕他們的背景，與王爺我有關，再者說夔龍是新歸降的，原先他也是綠林道的人，和這幾個刺客有否私情，也不得而知，所以便在外邊窺聽，所有夔龍問的話，以及刺客的供詞，全都聽明白了，及至郝少林供出春鳴島不法等情，這才啓簾進來，洪文等一看是太王爺，連忙站起來迎接，太王爺向夔龍說道，你問的很好，這幾個賊人的口供，我也全聽明白了，春鳴島之事關係重大，這個郝少林交刑部寄押，還要詳細審問，這兩個年輕的，我把他們帶了走，還有話問他，太王爺說到這裡，吳保柱忽然哈哈一陣狂笑說道，三位兄弟咱們數十年的心血，總算是白用了，大仇既不能報，性命還何足輕重，兄弟請多活幾天吧，老朽不能奉陪了，說罷，二牌子一轉，看准了桌子角，身形往前一躍，就聽

後集五女七貞

第三十四集

一

碎的一聲，早已腦漿迸流，一位忠魂便上了極樂世界之路，尋找恩主鎮南王去了，大家急忙救護，那裡還來得及，老王爺見了，也不禁的歎息，又向洪文龜籠等吩咐道，這個吳保柱雖然所行不正，却是一個赤心保主的義士，所謂其行可誅，其心可原，如今他既然死了，也就不便再奏明聖上，賞給他一口棺材，埋在南西門義地之內，坟前給他立上一個矮碑，上面只寫無名義士之墓即可，直到如今南西門外無名義士之墓，仍然存在，並且還有一件奇怪的事，就是每遇清明，他的墳前必發現紙灰，年年不斷，至於是何人給他燒的紙，却無人知道，這些閑言不表，且說太王爺吩咐完了之後，便帶着洪氏弟兄回歸內書房，太王爺落坐，旁邊有少王爺和幾個從人侍立，太王爺看了看洪氏弟兄，尚有些不平之色，遂冷笑了一聲，向二人說道，自從你們被擒的時候，我就看着你們兩個人有些面熟，及至聽了吳保柱，口供，才想了起來，想當年王府裡有什麼喜慶之事，你們二人那一次不來，我怎麼會能不認識你們呢，這次你們居然作出這種事來，真是教我莫明其妙，想洪老先生在世之時，和所有的風子龍孫以及先皇，感情都是非常好的，朝廷對他向來沒有疑心錯待再往遠裡說，你或者沒趕上，或者忘記了，在洪老先生死後，聖上特下旨意，叫滿朝文武前去吊祭，本爵也派少王爺到洪府吊問，如果朝廷和洪先生懷着猜忌之心，還能這樣恩典嗎，那吳清是叛王吳三桂的餘黨，你就聽他的一面之詞，作出這種無法無天之事，倘若奏明聖上，不但你二人和你的全家要身受極刑，連洪老先生也得揚灰戮尸，你只願這樣胡來，

這件事關係的輕重，你們又那裡能奔知道，王爺說到這好，看洪氏弟兄，眼含着淚搭拉了腦袋，不平的氣色一變而為驚懼羞慚之色了，太王爺遂又接着說道，你們口口聲聲要復明等等，那裏知道明室雖然是亡於清，但是兩朝的感情，却並不壞，先帝雖吊死煤山，那也不是清朝逼的他，是李自成等所爲，這個難道你們也沒聽見說過嗎，朝廷不但沒逼死先帝，並且還是他報仇人呢，別說你們不過是明朝的一個臣子，那明朝的後人子子孫孫，比你們不又近的多了嗎，如今都被朝廷封爲望恩侯，那一個不感恩報德，毫無猜忌，明室的陵墓至今不但沒有毀壞，並且還要按時祭祀，朝廷對亡明的感情如何就可想而知了，再說你們冒這麼大的險，擔着這麼大的罪，來對本爵行刺，縱然能把本爵刺死，對朝廷又能如何，朝廷之中，比我再高萬倍的人才，還多的多着呢，現在我仍念在洪老先生的生前感情，憐惜你們是年幼無知，想搭救你們，你們可得要痛改前非，認清事實，不再受他人的蠱惑，你們覺得怎麼樣，洪氏弟兄聽道這裏，不由痛哭起來說道，王爺說的這些個事，我們一點也不知道，所以才受人家的蠱惑，冒犯了王爺，被擒之後，自分必死，不料王爺竟肯不殺，並且諄々教訓，真使我弟兄慚感萬分，現在我弟兄對以前的事，完全明白了，不用王爺吩咐，自然是要痛改前非的，並且既蒙王爺這怎恩典，必要設法圖報萬一，王爺聽了，遂吩咐少王爺，將他二人將綁繩解開，然後說道，你兩人果然口能應心，我必然還要保舉你們，憑你們這身武功，還可以光宗耀祖，今天晚上我可不能把你兩人留在府裏，因爲你

們家裡定有準備，如事情發生，要遠奔他鄉，你兩人今天晚上要不去，家裡一定要發生變故，洪氏弟兄聽了，不禁暗暗點頭贊成，太王爺料事之明，不愧稱爲今世諸葛，想罷，又聽太王爺說道，來呀，到賬房拿一百兩銀子，不多時差人把銀子拿了來，太王爺吩咐少王爺，交給洪氏弟兄說道，這一些銀兩，可不是我賞給二位，叫二位心裏喜歡的，這乃是解仇錢，以此物爲媒介，此後各將前仇忘却，不許再稍存芥蒂，難道你弟兄還在乎這一兩銀子嗎，不過有此一說而已，你們就收了吧，洪氏弟兄將銀子收了，謝了謝太王爺，又聽太王爺說道，從今以後，你們弟兄只要肯改過前非，便是祖上有德，你們有福，現在朝野清平，聖上有道，萬民樂業的時候，這時胡關豈不是自找苦喫，你們自己回去，可以再三的思想，現在天也不早了，你們弟兄也該回去了，不過你們回去，突然這麼一說，恐怕家人不明真像，發生別的意外，現在我打發少王爺親自將你們兩人送回府去，好教你們闔家放心，回頭又向少王爺說道，你到了洪宅，將事情經過，詳細說明，千萬不要教他們存一點疑心，我明天還要保舉他二人做官呢，少王爺聽了，連忙答應，洪氏弟兄明知太王爺教少王爺相送，明是爲自己安全，暗地便是要調查調查，自己家裏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舉動，所以不便攔阻，只向太王爺連連稱謝，並對少王爺客氣了幾句，遂同少王爺退出書房，離了王府直奔自己宅第而去，到了洪宅，家人自爲一番驚詫感激，不必細表，且說太王爺見洪氏弟兄走後，自己越想越後怕，只說朝廷皇恩浩蕩，天下早已太平，又誰知尙在暗地

裏潛伏着這些叛逆，如果沒今晚的事發現，等到事情鬧起來，朝廷一點準備沒有，那還了得，這還總算是朝廷洪福齊天，才神差鬼使的，教這幾個賊子到王府行刺，事情既已顯露，便不得不妥爲預備，想罷。遂派人把師爺和遮天大請了來，按遮天大是朝廷的官職，是皇上委派監視王爺們的，他也是在王府裡當差，聽王爺的指揮，但是有直接給皇上奏本的權，如果王爺有了違法，或者其他軌外的行動，他都能够上本參奏，這些閑文不表，且說當夜太王爺把師爺和遮天大請了來，先把今夜王府鬧事的經過，說了一遍，師爺和遮天大給王爺道了驚，然後便和王爺商議善後的辦法，王爺說道，據賊子們的供詞，現在事情已非常緊急，我打算先寫五封緊急公事，教那五處先早作預備，然後再奏明聖上，實行處理，這五封公事還得請師爺趕緊寫好，立刻派人急速送去，師爺連忙站起答道，並請示是那五處的公事，內容應該怎樣寫法，王爺說道，第一封最要緊的是淮安府，據那郝少林的供詞，和他同時由春鳴島起身的，還有一撥賊人是到淮安府劫牢反獄的，這封信是通知淮安府，如果劫牢反獄之事尚未發生，須要嚴密戒備，如果劫牢反獄之事已竟發生，趕忙將詳情報告，並就近監有春鳴島的行動，也要隨時報告，第二封便是給刑部的，說明郝少林是意圖反叛的重犯，隨公事送到刑部，教刑部嚴加訊問，第三封是給兵部的，說明現有叛逆事發生，教兵部趕緊徵集訓練兵馬，以便隨時調用，第四封是給戶部的，教他將糧米餉銀充足預備，有軍旅剿逆，不得有誤的，第五封給盛京府尹，教他暗地裡監視大王爺的行動。

如果有異動，務須隨時報告，這五封公事發出去，縱然一旦事發，也不致於來個措手不及，師爺和遮天大連忙說道，這是王爺的深謀遠慮，不枉是朝廷的股肱，王爺又對遮天大說道，關於洪氏弟兄之事，我已竟恩典了他們，一來是念在他們年幼無知，二來也是看洪老先生，對朝廷的功勞很大，不忍使他絕後，這件事可千萬不要報告聖上，遮天大忙應道，這是王爺的慈悲，卑職那敢破壞，話說到這裏，王爺看了看，天已不早了，打發二人按照所吩咐的趕緊去辦理，自己也打算稍微休息休息，那知師爺和遮天大剛退出去，便有人進來報告說，天已至寅時，王爺聽了一怔，趕緊吩咐教外面預備轎，今天必須早早上朝，因為聖上要在闕武樓御審竇二墩，當時真是一呼百諾，立刻預備齊畢，太王爺穿戴整齊，登橋上朝，暫且按下不表，且說刑部裏，自從接了御審竇二墩的旨意，那敢怠慢，立刻把應用之物，以及一切手續預備好了，按竇二墩自解刑部之後，經刑部嚴訊數次，然後寄押在直隸司內，原來刑部裡寄押犯人的地方，按犯人的籍貫，分爲若干司，如直隸司，湖北司，安徽司，雲南司等，這便是因爲幅員遼闊，各地言語多有不通，如此分開的了，犯人和官方自然就感覺方便了，竇二墩原是直隸河間人，所以便寄押在直隸司內，這些閑文不必細細的表，且說直隸司的司官，在御審的頭一天，照例要預審一次，也可以說是操演御審，爲是防備刁猾的賊人，在御審前胡說八道，推翻原供，及不明白御審的規矩，臨時鬧出了是非，當日直隸司內設好了公案，正座上安設上康熙聖主的牌位，直隸司官坐在一



旁，應役人等在兩旁侍立，司官吩咐一聲帶寶二墩，下面應役人等一齊答應了一聲，不多時便聽希哩嘩啦一陣鐵練響處，寶二墩已來到公堂，應役人等又喊了一聲，跪下，寶二墩果然俯伏在地，司官向位上一指說道，寶二墩，現有聖主的座位在上，還不參拜，寶二墩微一抬頭，看見康熙的牌位，趕緊向上磕頭，三呼萬歲，然後仍低頭聽審，司官先問了問寶二墩姓名籍貫，見無訛悞之處，這才問道，寶二墩，你在口北，爲何起意劫掠御馬，要你從實招來，寶二墩見問，忙回道，犯人實與黃天霸有仇，當年他父黃三太在商家林鏢打寶二墩之事誰人不曉，我爲報一鏢之仇，遠走口北棄棍學鉤，費盡了千辛萬苦，結果我的仇還是沒報了，現在黃三太的兒子身爲副將，高官得做駿馬得騎，我如何能心平氣和，這一次所以敢大胆劫掠御馬，一來是爲嫁禍於黃天霸，二來是想將黃天霸誘到口北，好就近報仇，司官又問道，你爲何忽然又改了僧裝呢，寶二墩回道，因爲我的山寨被抄，我本人被獲遭捉，就知性命難保，回想起當年轟轟烈烈的事蹟，如過眼雲烟，已感覺出人生的無味，不料行在中途，又遇了救，也是我灰心世事，便決意出家願當和尚，司官聽寶二墩所說的，和原供底分毫不差，這才知顏悅色的向寶二墩道，明天聖上在閱武樓御審，你要照原供實話實說，並且到了那裏要規規矩矩，聖上是有道的明君，見你情有可原，愛你是條英雄，或者就許饒你不死，司官鐵真這本是一套圈哄之詞，他知道寶二墩乃是有名的綠林豪強，如果他一時氣惱，那還把國法看在眼裏，御審之時不守着規矩，那還了得嗎，所以

便以這或得不死的話來哄弄他，他可不知道假寶二墩避塵僧那是何等歷練，聽了鐵真這套言詞，微然一樂說，大人，不必說了，犯人自知罪在不赦，根本也就沒有想活着，大人這一片話，犯人也很是明白，是怕犯人在御審之時，咆哮公堂，冒犯聖顏，這可就請你老放心，犯人對以往行爲懺悔不及，身受國法心之所甘，絕不敢再有軌外的行動，鐵真聽了自是歡喜，連連的說道，好好好，這個是大英雄的本色，說罷，吩咐一聲，將寶二墩帶下去，今天賞給他一頓飯吃，預備明日御審，差役答應一聲，將寶二墩帶下去，司官鐵真便也退了堂了，一夜無有書，到了第二天啦，還沒到寅時，刑部便忙起來，二位尙書，四位侍郎，以及直隸司司官鐵真，全都穿戴齊，把寶二墩打入木籠囚車，帶着護衛人等，直奔到閱武樓而去，按寶二墩自解刑部之後，雖經過幾次的審訊，並沒有問出一點破綻，直至今解至閱武樓預備御審，除黃天霸等之外，所有滿朝文武，都拿着避塵和尙當真寶二墩呢，閑言不表，且說當時刑部人等，押解寶二墩來到閱武樓，只見這裡可熱鬧了，所有武官衛兵，一個個全身的披掛，刀槍鮮明，真是威風凜凜，好不怕人，當時囚車打住，閱武樓住守的武官，過來和刑部尙書見過了禮，然後將衛兵分配好了，在囚車附近嚴加監守，靜等聖上散朝來審，等了工夫不大，便有前站前來報告，聖上的鑾駕已竟快到了，大家聽了，連忙站起屏營靜候，一霎時聖駕便到樓前，一對對的衛兵全都是怒目橫眉，弓上弦刀出鞘，相繼過去，跟着便是全副執事，再往後便是聖駕了，聖駕之後，跟着滿朝文武，轎馬人

等，一直排出多遠，別看是這麼些人馬，除了衣襟相擦，和足下踏地之聲以外，再無一點聲息，真正是肅穆莊嚴，鴉雀無聲，刑部尙書帶着侍郎司官，以及這裏的護衛兵將，全都俯伏迎接，鸞駕直至閱武樓下，方才打住，早有御侍宦官上前，打起轎帘，把聖上摻扶出來，上了閱武樓，在正中設好的龍案落座，除少數朝廷大員，及幾名貼身宦官隨上樓去，其餘的文武百官，全在樓下，文東武西兩旁侍立，聖上落座，略沉了一沉，便吩咐一聲，帶寶二墩，由閹宦傳下去，這時刑部早把寶二墩交給了天霸等，這叫原犯交原差，此時一聽聖上傳喚，便由木籠囚車內，將假寶二墩避塵僧扶出來，上下手都換上加重的傢伙，穿上罪衣罪裙，脖頸帶鎖練，黃天霸見把一切都拾掇好了，這才向前拉住鎖練，親帶寶二墩到閱武樓下聽審，假寶二墩避塵僧見了天霸，低聲說了一句，黃大人咱們心照了，天霸只微點頭，並沒敢答言，帶着他到閱武樓前，天霸先讓寶二墩俯伏跪倒，然後自己向前打了個千，報告寶二墩帶到，聖上聞報，吩咐一聲，往前跪，天霸又回身拉住寶二墩的鎖練，往前匍匐幾步，聖上閃開龍目，往下一看，因為閱武樓並不甚高，聖上的座位和寶二墩相離不過一丈左右，所以看的明明白白，只見他生得虎背熊腰，非常魁偉，原是個和尚身上穿着罪衣罪裙，格外難着，又吩咐一聲，寶二墩，抬起頭來，寶二墩慢慢的正了面，聖上見他雖然氣色非常的狼狽，毫無一點凶惡之像，英雄之中，却透着忠厚，看罷，將龍案一拍，向下問道，胆大的寶二墩，在這萬民樂業清平世界，你不好好從事正途，作安善良民

，竟敢到口北佔山稱王，爲害地方，並且又天胆劫奪御馬，現在既被獲遭擒，還不把以往的犯罪實情，從實招來等待何時，這時避塵僧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聽聖上一問，赶忙向上一跪，兩手合十，口念阿彌陀佛，然後說道，小僧係河間府人氏，家住陳家屯，原姓陳名陳鬥虎，後來因爲過給了姓竇的，才叫竇二墩，只因在商家林，黃三太鏢打我竇二墩，是我一氣，遠走關東，棄棍學鉤，必要報一鏢之仇，不料黃三太竟一命嗚呼，致使我竇二墩抱恨終身，後來因見他的兒子黃天霸，官升副將，成名顯赫，我這才將報仇之心，移在他的身上，以出我胸中積忿，就在口北連環套創立基業，靜待機會，後來探得聖上的御馬，八駿，由關東押解進京，給了我竇二墩報仇的機會，我這才派人，冒充黃天霸下山劫馬，並故意拋下二品花翎，滿想借刀殺人，以絕黃氏之後，不料聖上明鑑，未墮入我竇二墩的術中，黃天霸可稱得是蓋世的英雄，率領羣雄赶到口北，三打連環套，將我竇二墩鐵桶似的基業，完全化爲烏有，避塵僧說話時，真是滔滔不斷，好似說快書的一般，一句緊一句，一點教旁人插嘴的餘地也沒有，把聖上聽了呆呆發怔，只不住的微微點頭，又聽他接着說道，我因一時疎神，致被獲遭擒，解京途中又被救出，因爲一氣才當了和尚，不料天網恢恢而不漏，雖然投身佛門，上天仍然不容，才有二次被獲，想我竇二墩佔山稱王，劫掠御馬，拒捕毆差，罪大惡極，現在既已鎖拿進京，當然要身受國法，但是聖上皇恩浩蕩，慈悲待人，貧僧只求死後勿再戮尸，便是萬幸了，說到這裡，皇上方要答話，忽見他好

像一驚氣，而色發紫，舌頭往外一伸，咯哧一聲，竟自咬下半截來，身軀往後一仰，轉在地下，竟自氣絕身亡，康熙聖主以及文武百官，莫不驚奇，原來他們和尚，只要武功到了身分，或是修煉的够了程度，都有一種氣功，這種氣功叫作絕氣，在圓寂的時候，把丹田氣往上一叫，把舌尖咬斷，氣便算破了，當時非死不可，今天避塵僧便是用的這口氣，大家見了，莫不悲歎，尤其是天霸等知道避塵僧是得道的高僧，只爲手足情重，情願一死，替兄弟領罪，心裡雖是難過，但是又不敢顯露形色，康熙老佛爺，本是慈悲爲懷的聖主，見寶二墩死的慘，遂向刑部尙書說道，按寶二墩所作所爲，雖然死了仍須戮尸，但是在死前既知悔罪，並且犯罪的原因，只爲了和黃天霸的私仇，並不是按心與國作對，情有可原，戮尸之刑可以免去，按和尚的禮節將他埋了就是了，只是以後不可以此爲例，須特別出一張告示，曉諭百姓，以後有敢擅動皇室一草一木者凌遲處死，刑部尙書連連答應，這時避塵僧的死屍早已收拾到一邊，聖上見黃天霸在閱武樓下侍立，穿戴二品武職官服，真稱得起是少年英俊，不由得心裡愛惜，又因這一次破連環套，拿寶二墩勞苦功高，遂向下說道，黃天霸等這一次有功朝廷，各賞假十天，現有天津鎮一缺，以黃天霸補任，回去要急快擇日赴任，黃天霸聽了，趕緊上前跪倒謝恩，聖上擺手仍讓平身一旁侍立，又向施大人說道，這一次出力人員，除不願爲官者外，所有在你標下當差的各陞一級，如有實任過缺即補，施大人也連忙謝恩，諸事完畢，聖上吩咐一聲，打轎回宮，下面答應一聲，鸞駕備

齊，聖上站起身來，幾名御侍趕緊攙扶，太王爺等在後圍隨着，下了闕武樓，文武百官在兩旁伺立送駕，當中躲出一條道來，鑾駕在正中擺着，早有內侍打起了轎帘，聖上慢慢的上了轎坐穩了，脚尖一點轎底，轎夫低低的前後一打招呼，轎子抬起，內侍在兩旁扶持，全副執事在前引路，所有侍衛兵將，各騎了馬，在前後護衛，鑾駕起行百官屏立左右，由太王爺領導山呼，恭送聖上走後，百官也陸續各自回衙，刑部裏將避塵僧的屍身，派人收拾起來，依旨掩埋，一切閑文不必細表，且說聖駕回宮之後，先到更衣殿，更換了衣服，然後纔回了內宮，宮官奏道，眼光庵靜修之妙貞，已被女俠盜走，留下柬帖，聖上看了柬帖，係一女俠盜歸五鳳山去了，可惜這樣的清白女子，竟落這樣結果，真是令人可歎，這時候天已不早了，便迷迷糊糊的睡了，次日清晨起來上朝，一切經過的事，經百官奏完了之後，却見刑部尚書閃出來向上奏道，昨晚在御欽太王府，拿住賊人郝少林解到刑部，經刑部嚴訊結果，招出了春鳴島招軍買馬聚草屯糧，蓄意不善的口供，這郝少林曾在前內務府堂郎中陶富手下當差，現在陶富也在春鳴島，這次他便是受陶富之命，來京行刺御欽太王爺，致被捉獲，萬歲爺聽了，不禁雙眉一皺說道，我說陶富怎麼竟自逃走，原來他是另有希圖，我自量待他不薄，他竟敢如此胡爲，真正豈有此理，這幾天京城裏很亂各處要多加小心，嚴爲戒備，不得稍事疎忽，春鳴島之事我自自辦法，設罷，遂下了一道旨意，派內侍到施侯府教施文急速進宮，萬歲在更衣殿等候，書中暗表，施大人因正在賞假休息

期間，所以沒隨班上朝，當時康熙派內侍去後，見已經沒有奏事的了，遂退班下朝，來到更衣殿靜候施大人，俗語說聖上不等人，不過是不在緊急用人時不等人，真要是用人之時，他便也和普通人的性子一樣的柔和，就拿這一次說，雖然內侍領命之後，出了宮門馬上加鞭，施大人接旨之後，也一時不敢就誤，當中至少已經是兩個鐘頭的工夫了，康熙在更衣殿裏也只得就這樣等着，這些閑文不表，且說康熙在更衣殿龍榻上閉目養神，盤膝打坐，工夫並不覺大，這時施大人已竟到了更衣殿門外候旨，內侍進去報告道，施文已竟進宮，在更衣殿外候旨，康熙聽了，微睜二目說道，趕緊讓他進來，內侍退出來宣旨，施大人這才躬身進了更衣殿，到了龍床前請安，然後又要行大禮，康熙擺手道，不要行禮了，這不是在金鑾殿上，可以不必拘泥，我有很要緊的話，和你商量，你先坐下，咱們再詳細研究，施文連忙坐在旁邊的一把椅子上，欠身恭聽，康熙這才說道，按說你正在假期之中，應該教你安心休息才對，不過最近發生的這兩件事情太重要了，我前思後想，除非你沒有人可以辦的了，所以退朝之時，聽了這個報告之後，便立刻派人把你叫來，想你我君臣，相處多年，彼此毫無猜疑之處，我拿你向來即當左右手那樣看待，現在既出了這種事情，你當然能替我解憂，施文連忙欠身說道，施文不過碌碌庸才，蒙萬歲雨露之恩，才有今日，如有用臣之處，當竭盡犬馬之力，以報知遇之恩於萬一，康熙聽了，龍心甚喜，遂把今日早朝刑部尚書所奏，太王府怎樣闖刺客拿獲郝少林，經過了刑部衙門的嚴審厲問，供出

了春鳴島內，有朱震造逆，有意不法，勢力很是浩大，就連陶富陶貴，亦全投奔在那裏的話，說了一遍，施大人聽了，不禁吓了一跳，連忙起身謝罪說道，臣等保護不周，致使太王爺受驚，康熙擺手說道，這事不干卿事，施大人重新入座，然後奏道，萬歲所提春鳴島之事，臣已早有耳聞，於是便把德子航這次由雙龍島脫險，到了淮安驛，遇見施老爺拿出京代天巡狩，也到了淮安驛，德子航因看着可疑，派人多方調查，果然是假的，後來捉住了假侯爺的兩個家人，名叫陶金占陶銀占，嚴審之後才知道假侯爺是前內府堂郎中陶富，畏罪出京，投奔了春鳴島，去和那個朱震合夥了，當時沒等德子航派人捉拿，陶富便開船逃走了，現在陶金占陶銀占尚在淮安寄押，臣因為關於春鳴島的事，尚未調查十分底細沒敢妄奏，現在也正打算派人去調查呢，既有太王府鬧刺客的事，當然假不了啦，可急速設法剷除，免得養疽遺患，康熙聽了連連點頭，一退手從袖中拿出了一張紙條，未曾說話先嘆了一口氣道，想孤家自登極以來，真是費盡心血絞盡腦汗，滿想把國家整理一番，使先皇事業益發隆盛，待人接物向沒存過一點私心，也或者是孤的德薄才淺，不但不能使國家昇平，萬民樂業，竟發生前朝未有的奇聞，你我君臣不比別人，這件事我才跟你說，因為有關大體，所有其他朝臣不曉得，說着把紙條遞與施公，又說道，你看這是不是一件大事呢，施大人見康熙說着好像非常難過，便知道一定是發生了意外重大的事，早已吓得心頭小鹿突突亂跳，這時見康熙遞給紙條，知道這玄虛是在這紙條上了，便趕緊接了過來



，及至打開一看，却是一首詩，逐句一看，當時便明白了，不覺失聲說了一句，竟有這等事，康熙又嘆了一聲，便把昨夜鬧事的情形，說了一遍，又說春鳴島的人，既如此胆大，可見他的勢力不小，必須趕緊設法剷除，還有一件事，想卿或者已有耳聞，便是盛京大老爺，勾結當地奸妄匪黨，有意不法；雖然尙沒有得着真實證據，可是他已竟有了相當確實的消息，我打算派一個威望大才幹高的大臣，到那裏一面調查，一面監視，必要臨時的相機查辦，這件事較比春鳴島的事還要難辦，因為他是大老爺的身份，有好些個顧忌之處，我想也非卿去一趟不可，說着一回手從身上撤出上方寶劍說道，國家治亂興衰，在卿此行孤家賜你上方寶劍，隨身佩帶，如朕親臨，無論到那裡可便宜行事，如有不服調遣的，先斬後奏，卿可仍復漕運總督原職，明旨是回淮安復任，暗含着查辦春鳴島事件尋找妙貞妃剷除叛逆，春鳴島事完之後，再轉道奔盛京，事在緊急，可即刻銷假起身，施大人聽了，連忙起身說了一聲，領旨，雙手接過了上方寶劍，退出了更衣殿，將上方寶劍背在身後，急急出宮回府，在後面行說是官復總漕原職，要回淮安上任，正好這時直隸總督因天津鎮非常重要，催黃天霸急速上任，施大人和黃天霸動身之前，自然有一番餞行賀喜等，一切照例應酬，天霸把文憑領下之後，向施大人以及衆英雄告辭，自去上任不提，且說施大人把一切俗事略事攔擋，手續辦清之後，因這次的事，關係重大，向老侯爺請示，應當如何辦理，老侯爺說道，你這一次回任和平常不同，暗中查辦的案件關係太大，聖上又有這樣

的重託，你必須要格外留神，如果稍一失神，將事辦壞，不但對不起聖上的重託，也對不起百姓的仰望，並且有夷族揚旌的罪名，現在天霸往天津上任，不能相隨，那麼這一次你都是打算帶誰呢，施大人剛要答話，忽然外面有人進來回稟，說現有守備趙璧趙老爺有事求見，侯爺和施大人都以爲趙璧不是外人，遂說一聲教他進來吧，家人答應出去，把門帘打起，趙璧全身官服，恭恭敬敬的走進來，向老侯爺和施大人請安，老侯爺問道，你有什么事嗎，趙璧回道，我這是來給老侯爺和總漕大人道喜，明天是小人的吉期，老侯爺聽了一樂道，我還不知道呢，既是這樣，我給你五百兩銀子，作爲賀禮，可以拿他作辦事的費用，趙璧聽了，喜歡的連嘴都合不上了，連忙向老侯爺和施大人道謝，施大人微笑說道，你這是老來新婚，我明天走不了，一定也要喝你杯喜酒，趙璧喜的小腦袋瓜，幾乎不知道往那裡擱好了，連忙說道，那是大人賞臉，我先謝謝吧，施大人見他這份得意勁，不禁暗笑，又說道你這門子親定的日子太多啦，因爲公事忙迫，以至耽誤到現在，趁我還沒上任，趕緊辦了倒好，不然又不知耽誤到什麼時候了，趙璧連稱大人聖明，老侯爺教施大人寫了一個條子，交給趙璧說道，明天就是你的吉期，你赶快拿着條子，到前面支五百兩銀子回去預備吧，趙璧接過來又謝了謝，便興頭頭的走了，先到賬房把銀子支出來，然後纔回到了前面，見了衆位英雄，把銀子托的高高的，却故意皺眉搖頭的說道，你們看看這都是那裡的事，老侯爺竟這樣高興，居然賞了五百兩銀子，明天大人還要親自過來道喜，你說

教我趙璧怎麼担得起，大家見他這個得意忘形的樣子，都不禁又好氣又好笑，只得不管他，黑士傑趕過來給趙璧道喜，說師傅咱爺們這斗雙喜臨門，侯爺說這樣看的起咱們爺們，咱們爺們升官發財便有了希望，趙璧聽着，兩隻小眼迷嘻嘻着，小腦袋瓜搖恍着，不住的點頭咋嘴連連說道，小子說的是，黑士傑又接着說道，咱們是師徒如父子，有福可不能咱享，師娘娶過來可得多疼我一點，現在既是師傅的吉期，我也得換換新，師傅這五百兩銀子也用不了，請賞給我點做新衣服用吧，說着話兩隻眼便釘着趙璧拿的銀子上，趙璧聽了，怔了怔說道，好小子，你繞了這麼大彎，鬧了半天是見錢眼開呀，真給師傅我現世，我向來可沒把錢看在眼裡，十兩八兩，甚至三十兩五十兩，我也不在乎，黑士傑聽到這裡，喜的眉開眼笑，以爲師傅因爲年老新婚喜迷糊了，竟說出不在乎的話來，今天這筆小財，是有了希望了，遂又激了一句道，師傅咱們爺們可不是一天半天了，師傅的脾氣，我還不知道嗎，多會不是疼徒弟不在乎錢，趙璧說道，小子你明白這個就行，可是今天的銀子，我可不敢隨便贈人，因爲這是老侯爺賞的，說能，竟頭也不回的揚長走了，把黑士傑木在這裏呆呆的怔了半天，直至趙璧出了門看不見了，才嘆了一口氣轉身走進屋去，原來趙璧已在外間置好了新房，就在施侯府附近，衆英雄因爲和趙璧都是多年的同事了，無論他多麼是東西，遇上他的吉期，大家自然也要竭力幫忙給他熱鬧熱鬧，又由施侯府裏派來了幾個婆子丫環，帮着忙和，居然也辦的熱熱鬧鬧，在吉期的前一天，先把劉翠如母女，由

施侯府接出來，送至西河沿天合棧內，一來因為從侯府娶不便當，再者和侯府也離的太近，從這個門裡抬出來，便進那個門，也怪沒意思的，當天不說，到了第二天，便用一乘花轎，把這位新趙太太劉翠如娶了過來，一路上吹打，非常熱鬧，花堂交拜之後，大家入坐喝喜酒，正在說說笑笑，喝得興高彩烈，忽然有人進來報說，施大人來了，大家連忙起身，打算出去迎接，不料施大人已經走了進來，大家只得向前請安，然後施大人和趙璧互相道喜，大家又讓施大人入坐喫盃喜酒，施大人讓大家不要拘束，說着果然便入了座，這時從人早另換一付盃箸，大家陪着大人，喝了幾杯，忽見有兩個丫環參扶着新人出來，到了大人的桌前，向大人行禮道謝，大人站起來連連擺手說道，免了吧，新人回房之後，大人又喝了兩杯，便起身要走，大家直把大人送到大門以外，看着大人上了轎子，這才回來重新入座，正在喝着，忽見夔龍慌慌張張的由外面進來，遂走遂喊道，趙大人這就不對，你有這樣的大喜事，竟不通知，這可得罰你，大家見了，一齊站起讓座，趙璧說道，夔大人現在身居王府，行動上不能像我們這樣隨便，所以沒敢驚動，夔龍只連說，該罰，黃少傑在一旁直捂着嘴笑，大家見他好像有什麼新發現似的，遂問道，你想起什麼了，值得這樣笑，少傑道，我倒沒笑別的，因為見夔大人和趙大叔這副像貌，簡直難以分辨，要是關起洞房來，誰可以把新人墜入五里霧中不辨廬山真面，大家聽了，一齊大笑，趙璧把小鬮袋瓜一晃，用手一指說道，少傑，你小子可太損啦，我本來就怕的是這一手兒，不料他

沒想到，你竟給他提醒兒，鬧洞房倒是小事，將來要鬧出旁的意外來，你小子也脫不了干係，大家一聽更大笑起來，夔龍連連說道，我可不作這種事，趙大人只管放心，趙璧說道，你這副像貌不改，我總差疚着心；大家說說笑笑，不多一時酒足飯飽，少不得又到洞房闖了一陣，然後陸續散去，趙璧新婚燕爾，自是得意揚揚，精神百倍，不必細表，且說施大人因為明日便是起身的日子，和老侯爺坐在一處商議，到了淮安應該如何插手辦理，又因現在隨身的人位太少，黃天福赴天津上任，去了個大膀臂，究竟都是帶誰去才好呢，老侯爺說道，既是怕人勢孤單，現在夔龍尚在太王府居住，那個人武術智謀，都不可小看，可以從太王府把他請來，隨同前往，施大人連說道，我倒把他忘下了，當時便吩咐家人，到太王府去，把自己的意思說明了，教夔龍當時就過來，家人去了一說，太王爺作事是先公後私，自然沒有什麼說的，夔龍也很願意趁這機會立些功勞，作為功名的引線，當然一說就成，不多時便跟着家人過來了，先見過侯爺和施大人請安道喜之後，便退到前面班房，夔龍剛退下去，家人進來報告，現有孫起龍大力來給大人道喜，侯爺和施大人這才想起還有這二人，在神力王府居住，這一次出京，也可以教他二人跟隨効力，遂忙說了一聲，教他們進來，家人退出屋門，打起帘子，孫起龍和金大力走進屋來，先向侯爺請安，又向施大人道喜，施大人教他兩個人一傍坐下，然後把自己這次出京的原因，詳細說了一遍，二人聽了，不禁暗暗吃驚，施大人又說明現在因為手下的人少一點，有心教你二人跟着

効力，二人連忙答應，又說幾句閑話，便起身告辭回神力王府收拾一切，然後回施侯府聽候差遣，這裡侯爺和施大人這才商議妥了，共帶九個人，隨同出京，計有關太，真假趙璧，孫起龍，金大力，黃少傑，黑士傑，大漢孫其，烟薰灶杜克雄，如外便是隨從家人施安，施孝，和兩個書童三多九如，議定之後，便赶忙收拾一切，第二日早朝陛辭之後，便立刻起程，施大人這次出京是復任漕運總督，又加上一個欽差的銜，更有御賜上方寶劍，與往日出京便不同了，坐着紅拖泥布，藍呢圍子，亮銀頂子的八人大轎，除了執事之外，又多出半付威風，板棍鎖枷，執事前面是六對隊子馬，又有關太在前面做爲引馬，施安施孝三多九如，也各騎着馬在大轎前面，爲是聽候傳喚，後面是四對隊子馬，再往後便是行李車，由黑士傑押着，如此在嚴密戒備之下，出了京都，一路之上穿村過鎮，真是秋毫無犯，施大人因爲這一次出京，雖在名義上，仍然是漕運總督回淮安上任，但是實在却是責任重大，是功是過都很有關係，爲是沿路少出麻煩，所以對於地方官紳，概不驚動，一律免接免送，有求見的也一律擋駕，所以在路上，除了到時打尖之外毫無耽擱，頭一天走到日色平西，距離通州尚有十幾里地，正在趕路的時候，忽見前面塵土起處，一騎馬如飛而至，在先前衆人還以爲是通州派來的人，及至離着大轎約有不到兩箭地，那騎馬仍然是直撲大轎飛奔，大家這才看出來的人，定非良善，關太吩咐一聲，教大家好好保護大人，然後自己催馬向前高聲喝道，來人休往前進，這是漕運總督的大轎，難道你是不要命了嗎，

那人聽了，這才將馬勒住拱手說道，在下不知多有冒犯，說罷，撥轉馬頭竟又如飛而去，關太雖然知道這人定是前來不利總漕，見這裏有了準備，不能下手才慌速逃走，但是認爲天色已晚，怕中賊人的調虎離山計，再說賊人已竟去遠，追也無益。故此亦沒追趕，不多時大轎已然趕到，衆人忙向關太問道，那小子倒是怎麼回事，怎麼只說了兩句話，便撥馬跑了，關太說道，我看那人橫眉立目，滿臉怪肉橫生，一身青布褲褂，收拾的緊襯俐落，腰中懸刀，左膀上鼓鼓囊囊，好像是暗器，見我把他攔住了，只說了一聲冒犯，還沒等答話便撥馬跑了，我看今天一定有事，大家務要多多留神，衆人聽了，一個個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氣，暗說，出京才幾十里地，可以說還在天子脚下，便出這種事，看起來還不用說到春鳴島事情順手不順手，就這一路之上，便說不清要有多少意外的事發生，大家雖然是心有所感，並沒有多說話，趙璧在旁邊早已就忍不住了說道，關大人這可不是我趙璧誣賴你，雖然不能說你是通匪，可是縱匪之罪，你是脫不了的，他敢起意不利漕運總督，又是御賜上方劍，奉旨出京，如朕親臨的施大人，這便是叛逆是何等嚴重，你竟這樣教他輕輕易易逃走了，未免太交代不下去了，關太本來是個直心眼的紅臉漢子，聽趙璧這樣說，立刻把臉急的紅裏套紫說道，我的趙老爺，你也不看看天到了什麼時候了，我追了他去，倘若大人這裡出了意外，那還了得，再說他說了一句話便跑了，又那裏能够追的上，趙璧小腦袋一見說道，教你這一說我們全成了死人了，既是這樣，沿路不出舛錯那就不用說了，如

果有了錯，關老爺你可得一人坦負這份責任，關大聽他滿嘴裏淨是強詞奪理，知道關口是鬥不過他，便索興不理他，連忙下馬到轎前給施大人略報告一遍，大人吩咐教格外留神，並吩咐轎夫，腳下加緊，大家答應一聲，然後起轎向通州狂奔，本來只相離十幾里地，大家一加緊，說話便到了，這裏通州知州李瑞早已得着消息，知道這一次總漕大人出京，要在此爲第一站的住地，早已將一切應用的東西，以及總漕的臨時公館都預備好了，今天得到探馬的報告，說是總漕大人，大概今晚可以到通州，便早早的出城迎接，直等到日已西沉，才見總漕的大轎到了，遂先燃了個貼身燭從趨前進謁，走到轎切近，早有施安催馬向前答話道，前而來的可是通州知州嗎，李瑞趕緊鞠躬說，正是下官，請總管大人代卑職回稟一聲，卑職要求見總漕大人，施安道，貴州可曾帶着手本，李瑞道，現有手本在此，求總管大人分神，說着將手本由腰中取出，雙手遞過來，施安說道，請貴州暫候一時，我替你去回復一聲，說着撥轉馬頭來到轎前，滾鞍下馬，向施大人請安道，現有通州知州求見，並有手本，請大人過目，施大人將手本接過，略略一看，遂擺手說道，教他辛苦了，進了城再見吧，施安連忙稱是，退下來向李瑞說道，大人傳話，說教貴州受辛苦了，進了城再見吧，李瑞連稱豈敢豈敢，然後又說道，那麼大人就先請吧，說罷躬身站在道旁，直等到施大人的大轎，以及車馬全都過去，這才隨後跟着進了通州城，城內早有成千成萬的百姓夾道迎接，一個個舉踵引頸，爭着瞻仰施大人的威儀，因戒備森嚴，沿路有軍勇維



持，却是鴉雀無聲，關太等在大轎周圍，劍離匣刀出鞘，緊緊保護，就是有不肖之徒，又那敢胆大妄爲，這時早有通州衙門的執事人等引導着大人的大轎，到了預備好的公館，大人下了轎，到公館裏一看，只見非常寬敞乾淨，一切的陳設也很富麗雅緻，自是很滿意，施安等跟進來伺候漱洗更衣已畢，跟着湖上一壺茶來，大人正在靜坐吃茶，見施安進來請安道，知州李瑞來求見大人，給大人請安，現在門外聽候傳喚，施大人說道，教他進來，施安答應出去，跟着門帘一起，知州躬身進來，見了大人要行大禮，施大人連忙擺手說道，不必行禮了，這也不是公堂，隨隨便便說話，倒顯着方便，知州只得向前請了安，施大人一擺手教他一旁坐下，李瑞說道，大人在上，焉有卑職坐位，施大人說道，貴州不必拘禮，只管落坐，李瑞不得已便謝了座，在一旁欠身坐下，和施大人寒暄了幾句，然後請施大人對於公務多加教誨，要按說施大人是漕運總督的官職，雖然身分高，可也管不着地方行政，不過施大人這一次出京，與往日不同，御賜上方劍如朕親臨，換句話說，便是代天巡狩，沿路勿論遇見什麼事，都可以便宜行事，自行裁酌辦理可也，只要是國家的事，那一樣能說管不着，所以當時也把通州的庶政大略垂詢了一番，李瑞一一回復之後，見天已不早，遂說道：卑職將大人的晚餐預備好了，現在天已不早，就教他們給大人開上來吧，施大人說道，又教貴州費事，既是這樣我便叨擾了，李瑞連忙站起來說道，大人這樣說卑職可不敢當，這是卑職應當孝敬的，大人請將就着用吧，施大人說道，貴州請回衙執公，

不必在此相陪了，我用完了飯，便要早早休息，因有要事在身，明早還要起身赶路呢，一切支應務要從簡不可鋪張，李瑞說道，遵大人的教誨，那裏卑賤就要告辭了，大人如有應用的東西，只管分付，卑職好去照辦，施大人連說好好，貴州就請吧，李瑞這才躬身告辭，早有施安將簾攏打起，李瑞退出來，又向施安道了辛苦，然後出公館回衙不提，知州走了不大的工夫，便有人將酒席送到大人的公館自不必提。另外還有兩桌是給隨行人員的，都非常珍貴，施大人不過略動了一點，便已竟吃飽了，殘席贈給施安等，且說關太等在廂房裡擺了兩桌，大家一談笑一面吃喝，都常常高興，唯有積壁却罵不絕口，說知州太可惡，不該虐待我老趙，我老趙現在也是守備老爺了，和知州也相差不多。並且現在又是欽差心腹差官，敢說在欽差面前說一不二，他竟敢不好的招待招待，難道他也不拿耳朵打聽打聽我老趙是好惹的嗎，這一次在通州沒有事算他便宜，如果有點小事，我也得給他個眼罩戴戴，大家知道這小子又是借題發揮，不定安着什麼心了，所以全都理他，黑土傑吃着飯一想，老師絕對不能捕風捉影的罵，遂站起來跑到門口向外邊一張望，見知州派的押着送飯來的人，還在院裡沒走，便知道老師是想藉着他，傳到知州的耳朵裏，好教知州來打點，遂轉身對趙壁一樂說道，老師，憑咱們爺們，小小不然，可看不到眼裏，有什麼事咱們商量着辦，如果有了效驗，你可別忘了你這個知心的徒弟，趙壁瞪了他一眼道，好小子，你算把老師捉摸透啦，我真有點惹不起你了，說罷，便低頭喫起來，大家知道

他們師徒最不是東西，在一塊一搗鬼。當然沒有好事，素日就都懶得答理他們爺兒兩個，所以一個答言的沒有，仍然各人吃各人的飯，不多時全都酒足飯飽。知州派來送飯的人們，將殘席撤下回衙不提，且說施大人見大家都吃喝完畢，自己又喝了兩盃茶，然後吩咐施安，把關太等都叫到上房，向衆人吩咐道，今天在路上遇見的那個人非常可疑，你們晚上可要格外留神，明天還要起早趕路，我要早一點休息了，你們也要分班休息，大家說道，大人只管歇着，卑職們分班坐夜就是了，說罷，一齊退出來，三多九如何伺候大人安歇不提，且說衆人退出來便商量妥了，由趙璧夔龍率領黑士傑，黃少傑，杜克雄坐前半夜，後半夜是關太，孫起龍，金大力，孫其，大人的上房裡因三多九如是兩個小孩子，教他們早去睡覺，只由施安施孝分班坐夜聽候傳喚，公館外邊自有城守營戒備，不必細表，前半夜倒是平平靜靜，大家便放下了一半心，可是仍然不敢疎忽，看看天已竟到了四更左右，關太率領衆人，正在各處巡查，忽見有一條黑影越牆而出，大家這一驚可非同小可，連忙縱到牆上向外一看，那裡有一點蹤跡，因恐大人有失不敢耽誤，忙到大人的上房來看，不料剛到門前便見施安往外一探頭，見了關太等忙招手說道，大人有請，說話時神色非常慌張，關太等雖然知道大人無恙，可是准知道是出了事了，這時外邊這麼一說話，趙璧等也醒了，好在都是合衣而臥，都連忙出來觀看，見關太等進了上房，也跟着一同進來，大家進了裏間，見大人正在桌旁椅子上坐着，手裏拿着一個紙條，反復觀看，大家上前請安，只

見大人抬頭看了看，嘆了一口氣道，真真豈有此理，到處都難得平靜，你們看這是那裏的事，說着把紙條遞給了關太，大家因不知又出了什麼意外，都圍過來觀看，只見在條上只寥寥寫着馮吳氏冤四個字，下款却是個鬼字，而鬼字下外邊一拐一勾特別長，墨色尙新，大家見了，便大吃一驚，公館裏有這麼些人保護，竟有人進來在大人臥房留字會不知覺，這萬幸還沒出什麼意外，但是保護不週的責任，是不能免的，於是大家連忙向大人請罪，大人因事已過去不願深究，只說以後要多多留神，這剛剛出京，便發生這種事，未免於你們的臉上沒光，好在這個人並不是與本漕身不去，不然那還了得，現在過去的事，不必提他了，你們大家研究研究，這倒是怎麼段事，沿路上不遇見事，當然我們也不找，既然遇見事，我們便不能够丟下不管，大家連連謝恩，於是因問施大人道，但不知這個條是怎麼發現的，大人道，後半夜是施孝坐夜，據他說因為困乏的厲害，不覺精神略一含糊，便被一種響動驚醒，及至睜眼一看，便見了這個紙條，關太也把巡查時遇見的黑影，對大家說了，大家一聽，都暗暗吃驚，大人接着說道，據我看，這個條的意思，或者在此地發生了特別的冤獄，有俠客義士路見不平，自己又不便出頭，這纔冒險寄柬託本漕代為洗冤，如果我猜的對，這件事便簡單了，但下款這個鬼字，確有費躊躇的地方，總而言之，打算明瞭真像，必須先訪查出這個留條的人來，至於馮吳氏是何如人也，必須同時設法調查，大家聽了，都連忙答應，惟有趙壁在一旁合着眼一語不發，小腦袋瓜在空中慢慢的畫圓圈

，大家看他這份德行，真是叫人哭不得笑不得，又因為都心亂如麻，也沒有工夫理他，這時施公又接着說道，現在天已不早了，你們下去休息去吧，明天再議個辦法，訪查這個留條的人，並且通知知州李瑞，就提本漕身體不舒，明天不能動身了，關太等答應着便退出來，到了廂房裡，大家或坐或立，紛紛議論起來，趙璧說道，這個賊也真真可恨，你既來就應當不怕，就怕就應當不來，俺老趙外號叫該諧鬼，你的下款也是個鬼字，這當然是衝着俺老趙來的了，但是在前半夜我值班的時候，他又不肯出頭，這還稱得起什麼英雄，黑士傑在一旁插嘴說道，我的師傅，這不是什麼好事，何必借着這個往臉上貼金，咱們爺們是什麼出頭露臉的人物，人家也值的訪咱，看看吧，多會大人的水煙袋丟了，那才是誠心來訪咱們爺們的呢，趙璧把眼一瞪道，好小子我沒白教了你，竟把你師傅當做偷雞摸煙袋的了，你也不想師傅偷雞摸煙袋，徒弟還能高明的了嗎，咱們爺們心照就得了，胳膊折了袖子裏藏，當老師的不能跟你一般見識，黑士傑見趙璧把臉都氣紅了，便不敢言語，趙璧還想說什麼，關太赶忙把他攔住道，我的趙老爺，這是什麼時候，你們爺兩還顧的打嘴架，這次大人出京，黃大人可是沒跟着，咱們的責任較比以前可重的多了，這是剛出京，便遇見這種事，我們要不打點正經主意，得什麼時候才能到的了淮安呢，趙璧把腦袋一搖道，你還別這麼說，難道黃大人不跟着，咱們就成了廢物啦，要說憑一刀一槍的動手，我老趙可不收說比大家高，要說這箇計謀，訪查個案情，黃大人也得甘拜下風，這不是出

了這個事嗎，也無論他是真鬼假鬼，不出三天我要把他訪個水落石出，黑士傑在旁連忙攔手道，師傅，這可不是徒弟攔你老的高興，弓可別拉的太滿了，如果三天訪不出下落來，大人一怒，把師傅按軍令處治了，師傅一死，可以說是大丈夫觀死如歸，那倒不算什麼，徒弟我還得把師傅的靈柩運回原籍，也是我應盡的孝道，只是可惜我的那個師母那個歲數，又是娶了不多的日子，教徒弟我可是怎麼樣的辦呢，趙璧一沉臉說道，那還不是好辦的嗎，黑士傑聽了，滿臉含笑，道，這那裡能行啊，古來有這麼辦的嗎，趙璧道，誰教咱們爺們這兩個不是東西的湊在一塊呢，咱們就創造個不是東西的辦法吧，敢情你小子是掛記上了，怪不得無緣無故的給你師傅念道這個喪門咒呢，大家知道他們師徒一句人話不說，誰也不肯答理他們，仍然商議明天應當怎樣插手訪查，大家全以為這種沒頭沒尾的事情，打算訪查也有沒什麼新鮮法子，惟有分頭出發，在茶樓酒肆人煙會聚的地方，察顏觀色，聽兩句背後之言，來尋找線索，結果，議定了是分兩路出發，趙璧首先聲明，要獨當一面，夔龍帶着黃少傑算一路，趙璧擔任城裡，夔龍黃少傑擔任關廂，因為是第一天，不便出去的人太多了，教人看出是出了事啦，再一說不知留條的人用意何在，保護大人也更要緊，所以其餘的人，全留在公館裏，大家商議好了之後，天也就亮了，便也不再休息，隨便漱洗完了，吃了些點心，不多時大人也起來了，大家進來請了安，把昨夜商議的注意，向大人回明，大人一想，也只有這一個辦法，遂一面打發人給知州送信，說明今天不能還身，

並吩咐知州也不必前來請安，本漕要好好靜養，一面教大家下去，趕緊進行訪查，不可耽誤，大家退下之後，趙璧，夔龍，黃少傑，各自換好了便服，暗帶兵刃分頭出發，暫且不表，且說知州李瑞，今天早早的便起來了，准備着送總漕起身，不料天剛一亮，公館裏便打發人來送信，說總漕大人欠安，今日不能起程了，李瑞聽了，非常不悅，本來總漕不來，自己是本地的父母官，可以說是惟我獨尊，總漕這一來，自己便終日提心吊胆，如果有一點禮貌不周，或是辦一點錯事，這小小的前程便算玩完，再說自己早就知道施大人跟林道的仇人不少，住在這裡萬一有個保護不周，出點意外，自己的腦袋就許長不穩當，實指望早的把他打發走了就完啦，那知天不隨人願，偏偏的又病了，沒法只得小心謹慎的再忍兩天吧，知道施大人不教去請安，樂得少見一次面，少疚一回心，不表知州李瑞心裡不自在，且說趙璧因昨晚在人前誇下海口，自己便拿定了主意，要大大的露一手，省得教大家總拿自己不當人，出了公館先找了個飯館吃飯，一面吃着飯，一面留神各桌上飯座的言行動作，聽各人所談講的，雖然熱熱鬧鬧，可是跟自己所探訪的一點關係也沒有，自己慢慢的吃完了飯，因不能在這裏儘自坐着，便算還了飯賬出來，因為沒有目的，只是在街上隨意遛達，見有人多的地方，便趁過去看看，有機會也跟人家答訕幾句，一直訪查了一前午，看看天已竟午時了，仍無所獲，趙璧心裡非常着急，但是也沒有辦法，只好先找個地方吃了飯，有什麼話再說，不料正在吃着飯，忽聽外面一陣大亂，倒把趙璧吓了一跳

，及至仔細一聽，纔聽出外面噪雜的人聲，是喊着看出紅差的啦，這一關不要緊，堂倌，可忙啦，飯座爭着教算賬，紛紛的跑出來看熱鬧，趙璧也匆匆的吃完了走出來飯館一看，大街上真是人山人海，萬頭鑽動，一個個爭先恐後，好像是不看就不能活着了似的，並且一面看着，還一面議論，王大向李二說道，李二哥，聽說這位紅差是個女的，並且還很年青，你聽說啦嗎，李二說道，王大弟，你就賞眼吧，不但年青還很漂亮啦，他這次犯罪，還是個花花案，是跟人通姦謀害親夫，這個小娘們總算是爲舒服送了命啦，只可惜這個小模樣這個年紀，趙璧聽二人一問一答，知道紅差是個女差，便想起昨天晚上那個紙條來了，便想向人打聽打聽這個犯人的姓氏，那知打聽幾個人，不是不答理他，便是說不知道，趙璧沒法，只可等着犯人過來看看他的招子上怎麼寫的，自然也就明白了，等了不大工夫，忽聽着熱鬧的人們喊了一聲道，紅差到了，你看還害羞呢，知道害羞，還偷漢子，抬起頭來吧，遂說着一羣人好像擠成了一個整個的了，往西挪動，趙璧自己心想進去看一看，用盡了平生之力，只是擠不進去，因爲不知道犯人究竟姓字名誰，不敢冒然有所舉動，一直跟着出了西門，到了刑場，仍然沒有見犯人的影子，急的趙璧小腦瓜上直流汗，後來實實急了，拚了命似的往裡擠，好容易擠了進去，行刑的人又正把犯人影住，只見知州李瑞官衣官帽穿戴的整整齊齊端坐監斬棚裡，三聲炮響過之後，吩咐一聲行刑，劊子手答應一聲，一人揪着犯人的頭髮一人掄起明亮亮的一口刀，只見刀光一閃，嘖的一聲紅光迸出好



幾尺，人頭咕嚕的落了平地，趙璧正在着急的時候，却見人叢中跑出一人，跪倒犯人身旁，撫尸大哭道，丈夫我晚來一步，竟使賢妻身受極刑，好不痛煞我也，這一來不要緊，不但把知州李瑞吓的機伶伶打了個冷戰，從椅子上倏的站了起來，就連那裏些看熱鬧的，也一個個吓的目瞪口呆，趙璧却是何等聰明，一時也墜入糊塗陣裡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讀者看到這裡，也定然莫明其妙，要知這究竟是什麼一段公案，請看下回自知分曉，

第一百六十五回 悔前非勇士留書簡 蒙奇冤節婦飲極刑

詩曰 衣食無虧便好休 人生世上一蜉蝣 石崇未享千年富 韓信空成十面謀

花滿三春鶯帶恨 菊開九月雁含愁 山林幽靜多清樂 何必榮封萬戶侯

話說上回裏在刑場上，將犯婦的人頭剛剛砍落，忽然有一人趨前撫尸大哭，自稱是死者的丈夫，看熱鬧的人，不過看着這件事情生色，一時也有點驚心，但是知州李瑞可吓壞了，想這犯婦是犯的謀害親夫的罪名，怎麼忽然向他的丈夫又跑出來了，便知這裏邊必然是發生了舛錯，人命關天這還了得，所以當時便坐不住了，從椅子上站起，二目直勾勾的望着那男子，及至略定了定神，剛要命付將那人帶上來問話，却見那人連喊冤枉，滿臉淚痕縱橫的撲奔了監斬洲來，從人們向前攔住了，知州這纔分付一聲，帶回州衙審問，說罷出了監斬棚，上轎回衙，自有衙役人等，將喊冤的人押着回衙聽審，暫且不表，且說趙璧見知州去後，便慢慢走到死尸切近，留神一看，果見在招子上寫的謀害親夫犯馮吳氏，看罷不

禁頓足嘆氣，暗說，馮吳氏你縱然有天大冤枉，也是情屈命不屈，如果趙璧我早知道你是馮吳氏，一定不能教你這樣死了，話又說回來了，你的丈夫要早來一步，你不是也就死了啦嗎，可見人怎麼個死法，都是上天註定的，你的陰魂也就不必有所怨恨了，早奔鬼門關掛號去吧，自己正然胡思亂想，忽然機靈一動，暗說不好，我出來可是訪案來了，如今既勸出來一點眉目，爲什麼還不去報告，倘若被別人走在頭裏，豈不又教別人說我只會吹大話，不會辦真事，想罷不敢逗留，連忙轉身奔公館而去，到了公館，已是跑的滿頭大汗，也不願跟旁人說話，便直奔上房，施安施孝迎出來問道，趙老爺有什麼事，值得急的這個樣子，趙璧連連擺手說道，管家老爺，你老先不用問，昨天留條的人，我已查着了，落了，這時關太等全連忙湊過來，聽他這樣說，都有點半信半疑，要求他把怎麼訪着的，對大家先說個大概，趙璧却非要見大人再說，大家正在爭執着，忽聽施大人在屋裏咳嗽一聲道，趙璧嗎，進來吧，趙璧聽了，這纔擺脫了衆人，興興頭頭的進來，到了屋裡給大人請安，大人問道，你回來啦，趙璧道，方纔進來，大人又問道，今天出去訪查有什麼線索嗎，趙璧道，卑職訪查了半天的工夫，也沒有訪出一點眉目，那知正在吃午飯的時候，忽聽得外面有紅差，卑職靈機一動，便連忙吃了飯出去觀看，聽看執關的人說，這個紅差還是個女的，卑職一想，昨晚剛剛發現了那個條，今天便有個女的出紅差，這裏邊不敢說沒有關係，卑職便向人打聽這個紅差的姓氏，那知這個地方的人，頂可惡不過，不是不理我，

便是說不知道，也許是小地方的人，沒見過我這個長像，給吓住了，大人聽他的話，又和離題，便把臉一沉，哽了一聲，趙璧連忙又接着往下說道，卑職因為事情關係重大，便想擠進去看一看，那知着熱鬧的人太多了，簡直可以說擠成了一個，卑職擠了個滿頭大汗，也沒擠進去，一直跟着出了西門，到了刑場，卑職見事到緊要關頭，實在拚了命，這才擠了進去，那知還沒等我細看，竟刀光一閃，人頭已然落地了，大人聽到這裏，把眉頭一皺，連連說道，廢物廢物，又問道，後來怎麼樣了，趙璧一聽，這件事又辦錯了，早已把高興打下去，聽大人問，只得接着說道，人頭砍落之後，忽由人叢裡跑出一人到了刑場，自稱是死者的丈夫，瘋尸大哭，大人，你老人家可聽明白了，這個紅差可是謀害親夫的罪名，大人一聽，就是一怔，咳了一聲說道，這麼一說，不論和昨晚的條有無關係，可是這一件案子，當然是冤枉了人了，趙璧說道，大人，你往下聽啊，和昨天晚上留的條，果然是一件事，那個自稱是死者的丈夫的，哭完之後，便到監斬刑喊冤，知州吩咐了一聲回衙審訊，便上轎回去，喊冤的人也隨了差役，够奔州衙去了，卑職這才慢慢的走到了死尸切近，及至仔細一看，可把卑職後悔死了，招子上果然寫的是馮吳氏，我一想雖然沒訪有留條的人，也總算把案子訪問了一半，按着這一條線索仔細追問，不難水落石出，所以便連忙趕回來向大人報告，大人聽了，便不再答理他，只緊皺雙眉低頭沉思好大半天的工夫，這才抬起頭來喊了一聲，來呀，施安連忙進來請安問道，大人，有什麼吩咐，大人說道，教關

太進來，施安答應一聲退出去，把關太請進來，大人把趙壁說的大概情形，對關太略說了一遍，然後吩咐關太拿着本漕名片，到州衙請知州到公館講話，並將今天在刑場喊冤的人，和這件案子的歷次審問的供詞，一併帶來，本漕要詳細訊問，爲民雪冤，關太連忙答應，帶好了大人的名片，騎了馬徑奔州衙而來，到了州衙說明來歷，要面見知州傳話，差人那敢怠慢，連忙傳進去，關太是參將的職位，身份已竟不小，在總漕那裏，不算什麼，到了知州衙門裏，可就顯出威風了，何況又是總漕大人派來的，這時知州李瑞，已把喊冤的人，略略問了幾句，聽那人說的有情有理，看情形絕對沒有舛錯，知道自己將案子問錯，枉送了人命，又赶上總漕大人在這裏，早已吓暈了斗啦，正在書房裡和師爺商議辦法，這麼個工夫，當差的進來報告說，現有欽差大人公館參將關大人，奉總漕大人的命令，來見大人有話面談，李瑞聽了立刻便吓了一身汗，但是又不敢遲延，只得說了一個請字，差人走後，自己連忙穿戴整齊，出來迎接，和關太相見，彼此見禮，然後往裡相讓，到了書房分賓主落坐，差人獻上茶來，李瑞這才欠身問道，不知關大人駕臨敝衙，有何見教，關太見問，先將施大人的名片遞過，知州趕忙起身恭恭敬敬的接過來說道，卑職那裏担當得起，有什麼吩咐，只管打發人來傳喚一聲就完了，關太這才說道，李大人有所不知，這一次大人的一張名片，便好比一張公文，爲是取其鄭重的意思，知州欠身坐下接着問道，不知欽差大人有何吩咐，關太道，聽說貴州這裡，今天有紅差，可是真的嗎，李瑞連忙答道，

不錯，可是已經完了事了，關太又問道，在出紅差的時候，可曾發生什麼意外嗎，知州聽關太這麼一問，知道總漕那裡已竟調查明白，不能再隱瞞，只得實話實說，關太接着說道，就是爲這件事請貴州到公館一叙，並請將喊冤的人，以及這件案子的歷番供詞一併帶去，因爲昨晚公館裏，也出了一件意外的事，和這件事很有關係，大人要詳細追問，現在我就要告辭了，李大人務必隨後就到，知州一聽公館裡也出了事，當時吓得心頭小鹿亂跳，見關太站起要走，也不敢再問了，送關太走了之後，一面整理關於這一案的公文，一面吩咐把喊冤的人提出來，一切准備好了之後，也沒敢坐轎，只帶了幾個從人，押着那喊冤的人，徒步奔公館而來，到了公館，託公館裏的隨從差人，到裡邊替自己報了到，便在下房裏等候傳見，不多時便見出來一個家人打扮的人問道，貴州可將喊冤的人，以及關於本案公文全都帶到了嗎，知州李瑞連忙起身答道，全都帶到了，那人又說道，大人有請，李瑞向那人道了一聲辛苦，遂跟那家人奔上房而來，到了上房門前，家人叫李瑞在門前稍候，自己先進去回稟，跟着又轉身出來了，將門帘打起，說了聲有請，李瑞這才躬身報名而進，當時一顆心真提到嗓子眼裡，見了施大人連頭也不敢抬，行完了禮之後，侍立一旁，然後向上說道，下官將告狀人和本案歷審一切文件，完全帶到，請示大人如何處理，施大人沉着臉問着，貴州可知道本漕今天爲什麼不走嗎，李瑞正答道，聽說大人貴體欠安，因大人有話要好好靜養，不准前來請安，所以卑職便沒敢過承，不知大人現在已竟康復了嗎，施

大人冷笑了一聲道，那不過是本漕的託詞，昨天晚上，本漕差點沒把命喪在通州城，你本看這是賊人昨晚到公館裡留下的非柬，說着，由案上拿起一個紙條，往桌上一放，知州前行一步，伸手將紙條拿起，這時兩隻手，早已顫抖成了一個，只看紙條上寫着馮吳氏容身二字，下款是個鬼字，在鬼字下的一拐拘特別長大，一時也莫明其妙，趕緊免冠跪倒，請保護不周之處，施大人叫他站起來，遂說道，據本漕行，這個紙條和今天發生的事情，當然是一碼事，只是留條的人，下款寫了個鬼字，貴州對於這個人，可有點影子嗎，知州忙答道，卑職不曉得，那賊寇的或許知道也未可知，請大人將他帶上來一問，或者能水落石出，施小人略一沉吟，又向知州說道，今天出斬的人，如果真的是冤枉了，人命關天，貴州可要小心了，知州聽了兩腿顫抖，竟不知所云，施大人喊了一聲，來呀，施安連忙說道，伺候大人，施大人說道，將臬案調開了，我要和知州會審這樁離奇公案，施安答應一聲，將臬案調開，在臬旁給知州設了個偏座，施大人落坐之後，叫知州也在一旁落坐，然後這才吩咐施安，和關人等將喊冤的人帶上來，施安答應着退了出去，不多時關太，龔龍，趙璧，金天力，四人一同進來，先向施大人請安，然後回道，現在喊冤的人，已經帶到，在門外聽傳，施大人遂吩咐一聲，帶上來，關太等四人，分往兩旁一站，就見門帘一啓，黑士傑在前，杜克雄在後，在二人當中有一人，低着頭走進來，黑士傑往旁邊一閃，向那人說道，上面坐的漕運總督欽差施大人，你還不跪下，那人聽了連忙伏俯桌前，施大人問

道，你可是喊冤告狀的人嗎，那人答道，小人正是喊冤告狀的，請大人明鏡高懸，給小人作主，施大人說道，你抬起頭來，那人說道，老夫人在上，罪民不敢抬頭，施大人道，赦你無罪，那人聽了，這才慢慢的抬起頭來，大人留神往下一看，但見那人的面目生得厚厚道道，一看就知道是個安善良民，看情形雖不是個書生秀士，也是規規矩矩的買賣人，大人這纔接着向下問道，你姓字名誰，家住那裡，家裏全有什麼人，從實說來，那人說道，小人姓馮名仲仁，家住通縣城東良心莊，娶妻吳氏，父母早亡，並無兄弟子女，家中只是我夫妻二人，大人聽了，略一沉吟，又接着問道，你在家裏作什麼事，那人回道，小人因讀書不成，早年即改途經商，後因父母相繼而亡，家中無人，便又回家營農，大人一陣冷笑道，這就不對了，你既守家在地，你妻吳氏被人告發，在縣內寄押，已經將及一年，你爲什麼不出頭鳴冤，今天將你妻吳氏綁赴刑場，未殺以先，你又爲什麼不趕緊鳴冤，偏偏在你妻人頭落地之後，你才出頭，這裏邊顯有別情，你要從實說來，如有半句虛言，你可知道本漕的厲害，馮仲仁向上磕頭說，大人容稟，小人另有下情，施大人說道，你只管慢慢講來，那人又向上磕了一個頭，這才接着說道，民妻吳氏爲人甚是賢慧，長的雖不說甚好，在鄉村之中，也可說是在中人之上，岳家居住正義屯，距離良心莊十里來地，岳父吳明早亡，家中只有岳母孫氏，今年四十七歲，家裏雖非富有，也足可溫飽，不料岳母雖然年將半百，竟……說到這裡，猛然頓住了，又向上磕頭道，小人說出來，似乎是侮辱長上

，請大人恕罪，施大人說道，你只管說來，本漕不怪你就是，馮仲仁這才說道，不料他竟不耐獨守之苦，終日濃裝豔抹招蜂引蝶，小人知道了他的行為之後，本不願民妻，再往娘家去住，無奈他母女情深，因為娘家只有他母親一人，所以隔幾日，必要前往探視一瞻，有一天是他母親的生日，他前去給他母親做壽，及至晚飯之後，尚不見回來，小人便以為他是住在娘家，因向來不許他在娘家住宿，今天忽然住下了，小人心中非常不痛快，不料小人將要睡覺的時候，忽然外邊有人叫門，小人出去一問，却是民妻吳氏回來了，及至開門一看，見他的神色很是慌張，到了屋裏一問，他只是垂淚不語，小人無法，也便不再追問了，又隔了兩天，小人因開箱子找衣服，見有粉紅手帕包着的一個小包，小人打開一看，裏邊竟有赤金鐲子一付，金戒指一隻，玉耳環一對，摺扇一柄，上款還寫着民妻的小名，最可氣的就是此外還有畫一卷，這幾件東西，全都不是小人家中所有之物品，小人一想，前幾天他由娘家回來的情形，又忽然發現這幾件東西，兩下裏一對證，便料定是那賤人不堪引誘，見財動心，已做下了不才之事，但是小人因夫妻情深，不忍將他如何處治，思想再三，只有離家一走，方覺乾淨，所以第二天便帶了路費，離了家鄉，因為盛京有兩個舊日的朋友，便一直投奔了關外，在盛京住了幾個月，因為朋友的事由也不算甚好，小人不放心家裡的這一片世業，便決定到家裏來一趟看看，今天剛剛走到通州城裏，便聽見說要出紅差，小民便也混雜衆人之中看熱鬧，一直擠到刑場才看見了紅差是個女的，又好



像有些面熟，不過一來因爲人多，沒有機會仔細看，再一說那時他是囚首垢面，又那裏認得清，及至向人一打聽這個紅差的冤情，說是城東良心莊的馮吳氏，因謀害親夫案斬決，小人這才知道是民妻吳氏了，至於民妻是否與人有姦，小人尚不敢斷定，但是民妻這次身受極刑犯的是謀害親夫的罪名，現在民子仍好好的生存在人世，這裏邊當然是另有屈情，望大人詳細根究，爲民妻報仇伸冤，施大人聽了，又把此案翻閱了一番，見上面有因尋找血衣，致發現吳氏親夫馮仲仁無頭死尸，吳氏已承認爲自己拋棄不諱，但人頭並無下落一節，施大人遂故意將公案一拍說道，吳氏定罪之先，已將馮仲仁死尸尋着，並已經吳氏承認，現在何以又跑出來了個馮仲仁，你究竟這次出頭有何用意，赶快按實說明，如若不然，可知道本欽差的厲害，知州在一旁說道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到欽差大人這裡冒充尸主，有意訛索，還不快講，莫非還等着動刑嗎，馮仲仁不慌不忙的向上叩頭說道，小人實不敢蒙蔽大人，小人實是馮仲仁，如果大人不信，小民世居的良心莊，離這裏並不甚遠，可以傳幾個鄉鄰來此證實，再者說前者發現的死尸並無人頭，民妻既承認是小民的尸體，不說出人頭的下落，顯見這裏邊定然另有情節，施大人一聽馮仲仁說的在情在理，馮吳氏定有屈枉，知州李瑞不是貪贓賣法，就是受了人的蒙哄，將吳氏屈打成招的，這等官那能爲民父母，想着，向知州看了一眼，見面目改色熱汗直往下流，施大人便有了把握，但是在事情沒有十分明瞭之時，不便發作，只笑了一聲說道，這件案子我看貴州恐怕難脫關係

，隨說着由袖口裏掏出了一個紙條說道，貴州你看這是什麼，本漕今天不走就爲這紙條，並不是有什麼不舒服，今天這位馮吳氏出斬，因爲事出倉卒，本漕並不知道，事後就是沒有馮仲仁出頭鳴冤，本漕也是要追究的，說着，便將紙條遞了過來，知州連忙站起來雙手接過，及至一看上面，只寥寥幾個字，當中是馮吳氏冤，下款却是個鬼字，看罷不禁一怔，然後向施大人問道，今不知這個紙條，是怎麼發現的，施大人說道，是昨夜有人暗進公館，放在我的臥室桌上，留來的人走了之後，才由下人發現，今天我託病不走，一來爲訪查這個馮吳氏，再者便是訪查這寫柬之人，知州聽罷，只吓得渾身立抖，連忙給大人道驚，請保護不周之罪，大人冷笑道，貴州要是保護本漕太周到了，馮吳氏的冤枉，便要永沉海底了，爲氏父母受朝廷重託，竟這樣侮陷人命，致激怒綠林俠義，代抱不平，這幸虧這位留來的人尚有人心，不然恐怕連本漕的性命，也要斷送在這通州城了，知州聽施大人說到這裡，連忙跪倒，頭上的汗珠不住往下流，速速向上叩頭說道，卑職昏迷，祈大人格外恩典，施大人擺手說道，貴州回衙去吧，本漕近幾日暫不勤身，必要把這案子辦個水落石出，以平民氣，爾慰冤魂，貴州是功是過回衙聽信好了，知州聽了，只得慢慢站起來向大人告辭退出去，才長出了一口氣，擦了擦頭上的汗，將帽子戴上，出了公館，早有隨從圍上來，見知州大人氣色不對，便也不敢多問，只得圍隨着大不回衙，李大人回到衙門裡，好比待決的囚犯一般，終日唉聲嘆氣，茶飯無心，一面派人暗暗打探公館裡辦案的消息

，暫且按下不表，且說施大人把知州打發走了之後，又吩咐把馮仲仁也押下去，自己才離了公座，到裡間休息，三多九如兩個書童，給斟上茶來，大人遂喝着茶，暗暗思索怎麼插手辦理這案子呢，那個死尸既不是馮仲仁這又多了一條人命案子，按說昨晚發現了這個紙條，就應當立刻把知州叫來問問，通州有沒有馮吳氏的案子，因為我一時蒙住了，竟令馮吳氏含冤九泉，馮吳氏雖然不是死在我的手裏，我也不能不負一點責任，現在馮吳氏已然是死人口裏無招對了，打算破這案子，非得設法教那個留條的人出頭不可，但是他既不肯光明正大的，爲這件事出頭，只暗地裏留聲冤，或者也有他的隱情，現在沒有旁的辦法，只好就是暗暗訪查，如果能將他訪出，這件案子自能迎刃而解了，施大人正在想着，施安進來向大人請安回道，現在天已不早，大人的晚飯已竟預備好了，大人聽了一怔，及至抬頭一看，果見已黑了，不看時候也不覺得餓，這一看時候，肚裏立刻餓了，遂吩咐一聲，擺上來吧，施安答應一聲，退了出去，不多時酒飯已擺上來，大人因爲肚子早已餓了，所以吃起來也是快的，不多時酒飯已畢，施安進來伺候，大人問道、夔龍和黃少傑還沒回來嗎，施安道，剛剛回來了，聽得大人正在用飯，沒有往上回，現在也在外邊用飯呢，大人點了點頭說道，等他們全都吃完了飯，把他們全請進來，我有事跟他們商量，施安連連答應着退了出去，不多時關太，趙璧，黑士杰，金大力，杜林，孫起龍，孫祺，夔龍，黃少傑等，相繼進來，先給大人請了安，然後分兩旁站立，夔龍和黃少傑向前回道，卑職

等奉命到四關廂尋訪留柬之人，並無下落，卑職等實是無能，卑職等回來時正趕上大人用飯，沒敢上來，施大人擺手說道，訪案不比辦案，談不到有能無能，固然訪案在乎隨機應變，目光尖銳，能够察顏觀色，但是出去十天不能遇上讓你施展能耐的機會，你不是沒有辦法嗎，辦案可就不然了，出發時便有一定的目標，到了那裡便有一定的對手，只要你武術超絕，手段巧妙，便能够手到擒來，如果沒有真實能爲，自然要跌跟頭的，這可就在乎有能耐沒能耐了，你們二人不必在意，遇事能够努力，便算很好了，說罷，又擺了擺手，意思教二人仍然站在一旁，二人會意向大人謝恩，連稱大人明鑑，便仍然站在一旁站立，大人略一沉吟，然後這才向大家說道，關於這件案子的情形，你們也都可以明白個大概了吧，不過馮吳氏的冤枉，雖然是實情，但是他指認死屍是他的丈夫，並且承認是謀害後遺棄的，現在雖然他的丈夫馮仲仁，出頭鳴冤，證明馮吳氏並無謀害親夫的罪名，但是也不能够斷定馮吳氏和那死屍無關，這件案子到現在雖然早已知道了個大概，仔細想來，仍然是糊裡糊塗，要打算把這案子辦個水落石出，首先應該解決的，便是這案的起因是什麼，罪魁是誰，打算解決這兩個問題，固然原告馮五和馮吳氏的母親，是兩個可尋的線索，但是據供底上看，這二人的供詞，都非常狡展，不嚴刑審問，不易問出實情，如果嚴刑審問，又恐怕裏邊再出什麼屈打成招的冤情，現在唯一的個妥善辦法，就是設法訪着那個留柬的人，既然有這樣的能爲，又肯冒險替人鳴冤，對於這案裏的內情，當然是明瞭，

我的意思打算明天諸位分頭出去，設法將留東的人探訪出來，案子自然就能迎刃而解了，事成之後，不但在公事上是大功一件，也是個人一份陰功，你們大家以爲這個辦法怎麼樣，大家一齊說道，大人慮的很是，明天卑職等照辦就是，夔龍又接着說道，小人還有一點小見解，說出來請大人斟酌斟酌，大人點頭道，這正是集思廣益，可行則行，不可行就當沒說，夔龍士不必客氣，有什麼話只管說，夔龍聽了，這才說道，現在馮吳氏已竟斬決，但不知原告馮五和馮吳氏的母親，還在州衙裏押着了嗎，施大人道，馮吳氏既然斬決，在這件案子的本身說總算完了，應該放的當然就放了，夔龍道，小人要說的就是這件事，我想這個冤獄，這兩個人都造成的責任者，如果這件事不讓我們遇上，無人追究，馮吳氏含冤九泉，這些人自然就可以毫無顧忌的逍遙法外了，但是他們虧心之處，當然自己心裏明白，聽得有人爲這件事聲冤告狀，畏罪逃跑了，豈不太便宜了他們，大人一聽也很覺有道理，遂即派人知會知州李瑞，如果馮五和馮吳氏的母親吳孫氏尚在羈押，便暫時不要釋放，如果已竟放了，立刻派人追回來，這件事還真教施大人說對了，在馮吳氏守讞之後，已竟將二人釋放了，知州見施大人吩咐下來，趕快派衙役去捕捉，二人以爲案子完了，並沒躲藏，再說這也並不是什麼江洋大盜，所以衙役們去，也用不着費事，便將二人捉了回來，依然寄監聽候施大人傳訊，且按下不表，且說大人當夜和大家研究了會子訪案的事，見天已不早，向大家說道，這件事你們自己下去商量吧，本漕這次出京，正當公事非常

緊要，大家務須要多下點辛苦，早早的把這案子辦清了，好起身赶路，大家答應一聲，便退了出來，到了廂房裏，趙璧什麼話也不說，頭一個躺下便睡了，黑士傑，杜克雄，也不住的打哈欠流淚，關太等也因為昨夜一夜沒得好生睡，也覺得乏了，有什麼話只好明天早晨再說吧，金大力和孫其因為白天裏沒事，會睡了一覺，這時較比着還能够支持得住，便自執燈男擔任坐夜，其餘的人向二人道了辛苦，便也相繼睡了覺，真是困乏了睡覺是異常香甜的，及至大家醒來，已竟紅日滿窗了，大家一看都吓了一跳，到了院裏聽了聽，大人也是才起來，這纔放了心，敢情金大力和孫其兩個人，直坐了一夜，及至見東方發白，知道沒有事了，便也合衣睡下，大家知道他二人一夜未睡，不便驚動，只各人忙着梳洗，大家剛剛梳洗完畢，忽見黑士傑由外面進來，咧着大嘴哭聲喪氣的向大家說道，我小腦袋瓜師父丟了，大家一聽，都不禁一怔，仔細一想，可不是自從起來了，便沒見趙璧的影子，關太問道，也許到院裡解手去了，黑士傑說道，這不我剛找了回來嗎，連尿池子我都找了，那裏有我師父的影子，黃少傑一旁插嘴道，不用找了，看昨天晚上上的情形，還能明白嗎，大家一聽，都點了點頭，知道趙璧是素日就有這種不是東西的脾氣，這一定是單人獨自的先走了，大家用過早點之後，黑士傑向杜克雄一使眼神，便向門外走去，杜克雄不知道是什麼事，便也哈吧着腿跟出來，出了大門，黑士傑一拐便向北走去，杜林在後面喊道，好小子，你把我忘啦，黑士傑聽他一招呼，這才轉身站住，連連擺手道，別喊別喊，我

把你調出來的，怎能會把你忘了，杜林道，怪不得人人都說你們不是東西，闖了半天，還真不假，你把我調到房後頭來，難道你還有什麼心思嗎，告訴你小子，灶王爺可不吃這個虧，說着已來到黑士傑的跟前，黑士傑說道，你別胡說八道了，我把你調出來，是有事和你商量，也是爲你好，也是爲我好，你如果不樂意，咱們就作爲罷論，杜林道，小子你不用和灶王爺繞彎，有什麼話你就說吧，黑士傑道，灶王爺你是聖明的，難道咱們二人在公館裏這點情形，還看不出來嗎，人家都不拿咱當人，杜林把雌雄眼一睜一閉的說道，小子你不用給我們掙對，你們師徒不是東西，人家都不拿你們當人，灶王爺可沒教人小看過，黑士杰見這小子是一路渾橫，不上自己的圈套，因爲有意借重他，只得又把氣壓了壓，笑嘻嘻的說道，你先別嚷，我給你一說你就明白了，譬如就拿探訪這件案子說吧，我師傅那是來無踪去無影的大英雄，就不用說了，其餘的人出去探訪，誰肯和我在一塊，這不是拿着咱們不當人是什麼，杜林說道，他們不樂意和咱在一塊，咱們難道不會自己出去嗎，黑士傑把手一拍說道，着哇，我把你調出來，就是爲這個，杜林道，黑小子你真把我急壞了，你早說出來不就完了嗎，何必還繞這麼大彎，這多就慢事呀，咱這就走吧，萬一該着灶王爺走運，你小子就許跟着露臉，黑士傑擺手道，別忙，咱也得有個目標啊，杜克雄剛要答話，黑士傑忽然用手一指道，你看小腦袋瓜和黃鼠狼又一塊走了，杜林回頭一看，果見夔龍和黃少傑由公館裡出來，遑遑達達向正南走去，遂回頭向黑士傑說道，黑小子今天

咱們爭爭氣，教他們也看看咱們的，他不是往南走了嗎，咱們偏往正北走，今天是全憑灶王爺的運氣，你要肯聽我灶王爺的指揮，我准保這一次不能白出來，黑士傑道，對對，別看咱們只是兩個人，也必須有個頭，你就算個頭吧，杜林喜的雌雄眼一睜一閉連說好好好，原來黑士傑的意思，一方面借訪案爲由，出來到各地方逛逛，一方面想敲杜林個小竹槓，大大方方的吃他兩頓，所以便極力的奉承，今見杜林已入了圈套，索性再來上兩句，遂問道，頭兒你說咱甚麼插手探訪呢，杜林道，咱先走着碰吧，黑士傑道，也好，咱就碰吧，說吧，杜林在先黑士傑在後，直奔正北而去，兩個傻小子這一去，幾乎陷身賊窟送了性命，暫且不提，且說趙璧自從晚上聽見大人吩咐下來，教仍然設法訪查留東的人，以便澈底辦理冤獄，便拿定主意，憑自己的心靈智巧，要在人前顯耀，所以回到廂房之後，也不管大家怎麼商議，便一言不發的躺下就睡了，第二天天剛一亮，見金大力和孫其也躺下睡了，這才悄悄的起來，也沒漱洗便遛出去，先找了個茶館，擦了一把臉，喝着茶吃了點點心，然後便在各處開始偵探的工作，無奈偵探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尤其是毫無目標的偵探，真如同海底摸針，趙璧在城廂一帶，直撞了一天，並沒有有一點線索，這個地方似乎趙璧太死心眼了，不許在附近的村莊鎮店上去訪一訪嗎，怎麼一天的工夫，就認準了城廂一帶呢，原來趙璧也有他的心思，比仿公公館裡出了刺客，或是偵查什麼賊匪盜案，自然就不能專注意城廂了，因爲刺客或是打家劫舍的賊匪作案之後，如沒有特別的原因，自然要



高飛遠走，豈能在城廂等候捉拿，如今這件事可就不然了，這個留東的人，是路見不平替人鳴冤，已竟將事情辦了，自然要在城廂一帶看個究竟，作的事也別說官方偵查不出，就是偵查出來，自己也並沒有多大罪名，趙璧便認清了這一點，把全付精神完全注意在城廂一帶，趙璧直撞了一天的工夫，看看日已平西，仍無所遇，心裡雖然着急，但是又不能不沉不住氣，因為明知知道這並不是手到擒來的事，既然天晚了，只好先找個地方治治肚子，有什麼話再說，迺達達走到了西門裡，看了看路南裏有一家飯館，舖面很是乾淨，出入的客也很多，趙璧便走了進去。堂倌迎着笑嘻嘻的說道，你老才來，樓上雅座，你老樓上請吧，趙璧隨往裡走着，見迎門的山牆上，掛着一塊匾，上面寫的醉仙居，見夥計往樓上讓，遂跟着夥計上了樓，到樓上一看人位還真不少，並且座位牆壁，也非常乾淨，自然很滿意，遂找了一個僻靜的所在坐下，夥計一面擦抹桌案，一面笑嘻嘻的說道，客爺吃酒嗎，趙璧問道，這裡有什麼好酒，夥計道，陳皮紹興，都是上好的，趙璧遂說道，那饅頭兩壺，紹興，夥計連聲稱是，說又問道，要些什麼酒菜呢，趙璧說道，冷熱各一，你配點着來吧，越配越好，不怕多化錢，夥計連聲說道，是是，你老就擎好吧，說着，便下去了，不多時，酒菜全都擺上來了，趙璧便自斟自飲的喝起來，因為這一次徒勞無功，心裡很是膩煩，所以只是愁眉不展，自己悶悶喝，剛剛把一壺酒喝完了，忽然聽下面夥計喊道，樓上看座，跟着登登走上一個人來，趙璧留神一看，便是一怔，只見那人三

十來歲，生得中等身材，細腰乍背，雙肩飽攏，白淨面孔，唇紅齒白，大耳有輪，二目神光炯々，上身穿月色緊身，一巴掌寬的帶子，身勒個十字絆，頭戴六楞英雄帽，在鬢角上一朵白絨球，巍巍直顛，下身是月色褲子，足登抓地虎快靴，散披英雄氅，上得樓來，兩隻眼光向四外一掃，然後才找了個座位坐下，恰和趙壁坐了個對面，趙壁因見這個人有點各色，便注了意，不住的偷眼向他留神細看，只見他英雄之中，却隱隱透着憂慮之意，時時皺眉沉思，教夥計給他配了四個酒菜，打來四壺白乾酒，便也自斟自飲起來，趙壁向他不住的留神，似乎被他發覺了，他也不住向趙壁這邊看，趙壁這次出來，是有目的的，既然看出這人有點可疑，便不肯再喝酒了，只是應酬故事拖延時間，見那人兩壺過去之後，就好像有些醉意，越法拘起了心思似的，竟不禁唉聲嘆氣起來，四壺酒喝完了，便叫夥計再來兩壺，夥計答應一聲，便又給提來了兩壺，那人此時可真有些醉了，不住拍案搖頭，自言自語只聽他說道，這簡直是我的罪名，因爲一念之差竟斷送了，說到這裏，又咽住了，抬頭向趙壁看了看，唉了一聲，端起酒杯來一飲而盡，趙壁見他向自己這邊一看，也忙低下頭裝喝了一杯酒，恐怕那人對自己生了疑心，不往下說了，跟着又聽那人搖着頭說道，唉，一片好心算是枉費了，這麼有名的清官，怎麼也這樣糊塗了，看起來是生死有命，如是蒼天可謂冥々無憑了，說着，又拍了案桌一下，便不再言語了，遂把兩壺酒喝完了，夥計給配點飯菜剛要吃飯，趙壁見他不喝了，遂也連忙叫了飯，及至那人吃完了，趙壁也

就吃完了，那人會過了飯錢，慢慢的走下樓去，趙璧也忙會了飯錢，隨後跟了來，及至出了酒館，見那人列列歪歪順大街往正東走去，趙璧在後面跟着，一方面怕那人見了疑心，一方面按那人的言詞行動，料定十分八九，和自己所訪的事有關係，既是自己有了八九成把握，便又怕遇見公館裏的人，分了自己的功去，所以只得遮遮掩掩的跟着一直跟出了東門，那人仍然順着大道一直走，不住走出了十幾里地，前面來到一個村莊，這時天已竟很不早了，鄉村的人差不離都要安歇了，那人進了村口，往東走了不遠，在路南裏一座瓦房門樓前站住了，趙璧見這所房子的局勢，裏面至少也是一所四合，看牆壁滿是磨磚到頂，雖不能算是十分講究，也稱得起堅實潔雅四字，那人到了門前一叫門，裏面便有人問道，誰呀，那人答應道，我回來了，裡面又問道，大少爺嗎，你才回來，老太太問了好幾次啦，說着，吱的門便開了，那人便走了進去，趙璧借着院裡燈光一看，見開門的是個五十來歲的家人，那人進去之後，家人把門上好了，也自去了，趙璧既跟到這裏，自然要探他個水落石出，才好回去報告，當時找了個隱身的所在，將渾身衣服收拾俐落了，又來到那人的房前，看好了地位，嗖的飛身縱上，先爬在脊後，探頭向院裏張望，只見果不出自己所料，是一所大四合，南爲上的上房三間，左右耳房各一間，大門左右各有北房兩間，東西廂房各三間，房屋雖不甚多，但是很寬大，院子裏非常潔淨寬闊，進門處有一座彩畫大屏風，畫的是什麼可看不清楚，趙璧見只有南房裏有燈光，便施展小巧之能，竄房越脊，來

到南房上，爬在背後，先探頭望各房上和院子裡看，見沒有人，正要爬脊過來，到前面探聽，忽覺背後有人在他的肩膀上，叭的拍了一下兒，趙璧吓了一跳，不禁回頭一看，這璧的壁聰明趙，這一來可上了當了，就見背後站着一人，一伸手黃鷹搭索，把趙璧的脖頸掐住，趙璧再想掙扎，已竟來不及了，只得任那人擺佈，借着這個工夫，留神向那人一看，却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跟蹤而來的那個醉漢，這時雖然明白了他的當，可是已經晚了，只得聽天由命吧，就見那人由腰裏掏出了一根繩子，一聲不響的把自己捆好了，提起來蹀到院裏，叫了一聲展福，有人答應一聲，由大門西邊的北房裡走出一人，趙璧一看，正是適才開門的那個家人，展福到近前問道，大少爺有何吩咐，又一指趙璧說道，這又是拿住的什麼人，那人說道，你不必多問，這小子今天從城裏醉仙居酒館，一直跟到我家裡，我已經把他捆好了，先把他擱在你的屋裏，明天我還要細問他，展福皺着眉，站在一旁一聲不響，那人着急道，這有什麼遲疑的，他無來俺家暗地窺探，就是有利於咱的心思，等明天我問明白了，如果沒多大關係，我自然就把他放了，二人正在說着話，忽聽南上房裏有位老太太的聲音說道，展鳳你又拿住什麼人了，唉，你這幾天把我鬧的心神不安，鎮天的替你提心吊膽的，那人聽了，連忙答道，老娘你放心吧，這不過是個小偷兒，被兒給捉住了，沒有什麼關係，你老人家只管歇着吧，老太太接着又說道，一是小偷兒，一定是爲窮所迫，怪可憐的，你把他放了就完了，青年笑嘻嘻的連聲答道，好好好，放了，放

了，說着，竟下腰把趙璧提起來，奔北房走去，家人展福不敢攔阻，只得隨後跟着，青年把趙璧往地下一放，囑咐家人把門上好了就睡覺，必須要醒動着點，千萬不要教他跑了，我明日還有話問他，說罷，竟自去了，家人見他去後，又嘆了一口氣，然後慢慢起身把門關好了，轉身進來，坐在牀上，只是唉聲嘆氣，坐了不大工夫，忽然站起來，到了趙璧近前，將趙璧提起來，放在一張牀上說道，你這個人無緣無故的跑到我們家裡來作什麼呢，如果你是綠林道的，有意偷盜，你也該打聽打聽，這個地方扎手不扎手，這樣糊裡糊塗，豈不是找跌跟頭嗎，不過我告訴你個放心的，勿論你是幹什麼的，絕沒有性的命危險，明天自然就把你放了，可是現在我可不敢放了，你先避點屈吧，聽我們少爺說，你是墜下他來的，莫非說你和我家有仇，有意前來報復，但是自從我家老爺做官的時候，就是廉潔愛民辭官之後，仍然是忠厚持家，現在他老人家已然去世，我家少爺除了在家孝母之外，雖然在外面交遊甚廣，但是爲人豪爽，也不致有得罪人的地方啊，趙璧聽了，微然一樂說道，管家，你們既是官宦人家，可懂國家的法律，展福道，雖然不敢說懂，可敢說是犯法的不作，趙璧又冷笑道，說什麼是犯法的不作，現在你們就犯了滅門之罪，你可知道，展福道，你不要滿口胡說，我們沒作犯罪的事，難道官府會無故加罪嗎，請你說說我們何以會有滅門之罪，趙璧把小腦袋一搖說道，你可知道我是誰嗎，展福聽他這樣一問，不禁一怔，忙留神向他打量了打量，然後說道，我那能認得你，看你的像貌也不過是白走百門

，夜盜千戶的小偷兒，你還不用虎我，趙璧一聽，這個火兒就別提了，但是自己是個階下囚，那裏敢由着自己的性兒發作，只得把氣沉了沉，又說道，管家，你真是有眼不識真人，你可知道現在欽差施大人住在通州嗎，展福道，施大人那是何等的威名，自從他老人家一出京，附近的人民，就哄嚷動了，我們這裡離通州不過十幾里地，又那會不知道，但不知你問這個作什麼，趙璧又問道，在施大人部下有一位最蒙大人抬愛，建過不少轟轟烈烈的功業，紅紫一時的守備大人趙璧趙老爺，你可聽見說過，展福說道，我們只知道施大人部下有一位副將黃大人，其餘的人，雖然也常聽見說，可是都隨聽隨忘了，趙璧把眼一瞪道，這位趙老爺，外號人稱該諧鬼，怎麼你就沒聽見說過呢，展福道，就讓有這位趙老爺，你提他可又幹麼呢，趙璧實在忍不住了，這才說道，實話告訴你吧，我便是趙璧趙老爺，我是爲如此這般一段事，墜下你們少爺來的，當時便把公館留條替人聲冤的事，前後說了一遍，展福聽了，只吓得魂飛九霄，倏的站了起來，到了趙璧跟前，忙雙膝跪倒說道，小人可不知是趙老爺的虎駕，多有冒犯，求趙老爺恕罪，我家少爺年幼無知，驚了施大人，還得求趙老爺多多美言，保全我展門一家性命，趙璧道，不知者不罪，別看趙老爺身分高，可是心最善不過，既然你這樣哀求，我又那能還怪罪你，至於施大人那裡，我也可以保你無事，我跟隨施大人這麼些年，可以說是大人的惟一心腹，說一不二，你放心就是了，展福叩頭謝恩，然後站起來把趙璧的綁繩解開，扶着趙璧站起來，趙璧活動了活動，

展福讓他坐在上首椅子上，斟了盃茶，雙手遞過來，趙璧喝着茶，向展福問道，我有一件事問你，可要你實話實說，趙老爺說話向來是如白染皂，說你家無事，當然就能辦得到，展福問道，但不知趙老爺有什麼吩咐，只要是小人知道，決不敢蒙哄趙老爺，趙璧聽了，這才問道，公館留條可是你們少爺辦的嗎，你們這裡離良心莊並不甚遠，對於馮吳氏的案子，可知道是怎麼回事嗎，你如果知道，對我實話實說了，我不但保你們無罪，並且還有你們的好處，展福聽了，長嘆了一口氣，然後說道，趙老爺，你現在還是問着了，如果你問別人，縱然他住在良心莊上也未必知道內情，既然蒙趙老爺的恩典，替我們出脫罪名，我便從頭至尾詳細的告訴你老人家吧，不過趙老爺你可得沉住了氣，聽我慢慢的說給你聽，趙璧當時歡喜的了不得，遂接着說道，老管家你就講吧，我一定沉的住氣，展福這才說道，趙老爺，你老人家要問他是如此這般一段事，書中代言，原來在良心莊的村東，有一個左家寨，寨主姓左名金龍，外號人稱展翅金鷗，武藝高強，朱震在北京時，因聽得有這麼一位左金龍，並且對左金龍的家世也很是熟悉，知道左金龍他的父親，是明末武將，大清進關之後戰死在沙場，左金龍，當然可以爲自己利用，便設法和他，親近起來，兩個人聚會過幾次之後，因爲是志同道合，左金龍，便也加入了五鳳山，春鳴島的一伙，不過仍然居住左家寨，做爲春鳴島，的眼線，左金龍在這裡，可以說是，人傑地靈，再加上春鳴島，在北京城裡設探，都依仗左家寨爲根據地，所以他這裏，以及各官署衙門的一動一靜

，消息非常的靈通，就是這一次，施大人出京，左金龍，早就得着了報告，預備要不利施大人，不過因為戒備嚴密，無法下手，左金龍人不好，雖然是犯法，可是他與普通的匪人不同，不是殺人放火橫行霸道的一流，爲人非常正直，左近村莊的鄉裏鄉親，以及所有經過左家寨的買賣客商，或綠林道的英雄，如果有爲難的哥，找到他那裡，可以說有求必應，左金龍不是這樣好嗎，他的兒子可就不然了，這也算左金龍糊塗的地方，因為膝下只有這麼一個兒子，名字叫魁五，生的又姣好可愛，未免因爲愛之深，便不知不覺成了溺愛了，又搭上左金龍自從加入春鳴島後，一方面拉攏同志，結交綠林豪強，以擴充勢力，一方面還得探聽北京的消息，隨時向春鳴島報告，非常忙碌，無暇顧及家事，所以魁五更無忌憚，雖然已是二十多歲的人，仍然是不識文字並無縛雞之力，終朝每日和一班狐朋狗友混天暗地的縱情於聲色狗馬，這一天因爲到通州城裡辦事，路過正義屯，走到吳宅的門前，正赶上馮吳氏住娘家，在門前買東西，被左魁五看見了，因見吳氏雖然是一身素服淡裝，却非常俊俏玲瓏，一舉一動那一種溫柔羞怯的態度，真是另有耐人尋味的地方，小子一看，魂靈兒便飛到吳氏的身上去了，站在大道上看的二目直勾呆呆發怔，吳氏却並不知覺，教這小子看了個足夠，及至吳氏買完東西進去之後，小子仍然站在那裡，好像拿釘子釘住了一般，竟動不了勁了，還是跟隨的人上前推了他一下說道，少爺，人家已竟進去了，你還有什麼，咱們快走吧，小子才機伶打了個冷戰，醒了過來，連忙說道，走走走，隨着家



人走下去了，從此之後，小子便有點魂不守舍，逼着下人們給想辦法，究竟是人多智廣，在他的狐朋狗友中，有一個叫二狗蛋的，給他出主意，說少爺，你要是想上了旁人，或者還費點兒事，要想把他得到手裏，可以說是太容易了，左魁五聽了，接着問道，二哥，你這句話怎麼講呢，如果你要設法教我遂了心願，我一定要重重的謝你，二狗蛋說道，少爺，你可知道這個小娘們是誰嗎，左魁五說道，我那能够知道，難道說二哥你知道他的來歷嗎，二狗蛋道，當然我知道，他是吳明的姑娘，良心莊馮仲仁的媳婦，他母親便是有名的吳寡婦，這個姑娘小名叫溫如，他雖然是個貞烈的女子，可是有他母親作爲引線，憑老兄弟你這個長像，和老爺子的財勢，還怕把他弄不到手嗎，只是老兄弟你得忍耐一時，常言說的好，烈婦怕纏郎，設法以財勢打動他，決沒有不成功的，狗少爺又問道，教我暫時忍耐，倒也沒有什麼不可，談到化錢上，那更是不成問題，可是怎樣能教他母親作爲引線的人呢，二狗蛋聽了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，我的老兄弟，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，這個吳寡婦是有名的大破盤，只要有旁人接近他，他是來者不拒，憑咱們這樣的人，要是想和他套近乎，他那不是求之不得的嗎，少爺想和他的女兒接近，必須先假意和他親近，那可就看少爺的手腕了，如果能放出手腕，把吳寡婦降服了，再作進一步的要挾，他爲得你的歡心，自然就甘心爲咱們驅使了，左魁五一聽，這確乎是一條妙計，不禁連連道好，遂又問道，那第一步應當怎樣運行呢，二狗蛋說道，那個太容易了，現在要有工夫，你就跟着

我走，我和吳寡婦也曾有一宿之緣，到那裡我從中給你們一介紹，沒有不行的，左魁五也是風月場中的老手，聽二狗蛋一說，早就明白了吳寡婦的爲人，便毫不差怯的說道，我怎麼沒工夫，還有比這件事再重要的嗎，就是有掉腦袋的事也得把他擲下，那麼二哥你就辛苦一回，陪小弟我走一遭吧，咱們弟兄是心照不宣，二狗蛋連忙答道，好好好，咱們現在就走，只是成全了兄弟，教哥哥我死都成，何況只是走幾步道，談不到辛苦不辛苦，左魁五聽罷，把胸脯一拍，大母指一挑道，這才是兄弟的好朋友呢，說着，便吩咐從人，把最新鮮漂亮的衣服拿出來換了，又洗臉擦粉打辮子，渾身上下刀尺了個無微不至，對着穿衣鏡把前後左右照了個遍，見沒有一處不合適的，這才又吩咐家人，如果老莊主要找，就提出出門拜望朋友去了，家人唯唯答應，左魁五就和二狗蛋，並肩走出大門，直奔正義屯而去，走在路上左魁五又問道，吳溫如的爲人如何，他婆家的門戶如何，二狗蛋說道，提起溫如姑娘，真可以說是艷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凡和吳寡婦有交情的人，沒有不垂涎他的姑娘的，可是雖然費盡九牛二虎的力量，向吳寡婦化用無數的運動費，不但摸不着姑娘的一點衣服角兒，反倒遭他的冷潮熱罵，吳寡婦爲這件事不知撞了多少釘子了，所以到現在一般迷登鬼們也死了心，不再作那種妄想了，至於這位姑娘的婆家，聽說只是他夫妻二人，他的男人原先是個買賣人，現在在家裡務了農，如今溫如姑娘，一來因爲是婆家沒有人，再說見他娘這樣無恥的行爲，也實在看不下去，輕易不住娘家，這次不知怎樣神差鬼使的

，竟教老兄弟你看見了，這也可以說是你們二位的緣分，辦着看吧，也許能一舉成功，如果萬一不成的話，咱們再另具主意，狗少爺左魁五聽二狗蛋說了這一片話，雖然感覺這件事辦起來有門，可是對溫如姑娘的渴念，却越法厲害了，向二狗蛋說道，二哥，一切事請你多維力，我的命可以不要，這個娘們是不能不弄到手裏的，兩個人說着話，不知不覺的已進了吳義屯的街口，吳寡婦就住在東街口不遠，所以略走了幾步，就到吳寡婦的門前，二狗蛋向前叫門，裏面有女人的聲音問道，誰呀，二狗蛋說道，我呀，吳大嫂嗎，你怎麼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，裏邊那個女子笑說道，嗚，二兄弟嗎，我這該死了，竟沒聽出是你來，說着，嘩啦把門開了，剛要馬口說話，忽然看見了左魁五，不禁一怔問道，別，這是誰呀，二狗五一聽，道，這先不開口，裡邊說話吧，那女人便不再問了。只見裡相，左魁五這時已竟把那個女人看清楚，雖然聽說他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了，可是有情形不過就是四十來歲，生得中等身材，身穿湖綢衫腰繫青色百摺綢裙，裙下露出一對金蓮，長不過四寸，穿着木頭底的藕荷色綉花鞋，走起路來非常風流窈窕，頭上青絲梳得錫亮，在後面髮髻上還插着一朵紅絨做的海棠花，臉上雖然有此皺紋，但是眼皮膚白淨，又加上脂粉的遮蓋，也不甚顯明，兩隻眼仍然是水汪汪的，不住的向人身上上下下瞧着，尙堪稱是丰韻猶存的徐娘，也可以說是天生的尤物，三個人走到了屋裏，左魁五一看屋裏拾掇的很乾淨，牀舖座位，以及一切陳設，都布置的非常格局，不住暗暗贊美，對

吳寡婦也竟動了愛憐之意，二狗蛋從中介紹，這是吳明吳大哥的未亡人吳大嫂，這是左家寨左金龍老莊主的少爺左魁五，又接着說道，我和左大少爺是莫逆之交，今天因為從通州回來，左少爺爲活動活動身體，並未騎馬坐車，不想左少爺是較養慣了，才走了這麼幾里地，就覺得累了，我想起了吳大嫂爲人和藹可親，所以才到你這裡打攪，一方面歇歇腿，一方面尋盃茶喝，說罷，向吳寡婦微微一樂，吳寡婦臉一紅向他一笑道，這還不容易嗎，還提什麼打攪，說罷，又向左魁五笑道，左大少爺，我們這裏窄房窄屋，你只要不嫌骯髒，就請你被點屈在這裏多歇一會兒，沒有說的，二狗蛋接過來說道，我和吳大嫂可不是一天半天了，說着，二人相視一笑，左魁五這才說道，在我們家裡人來人往麻煩極了，如果我有這麼個清靜地方可以長呆着，我一輩子也不想家，吳寡婦笑了，並不答話，只臉上微微一紅，向左魁五微笑，然後說道，二位離坐一坐，我給二位泡壺茶來，說罷，不等二人答話，竟自嫻嫻的出去了，二狗蛋向左魁五一使眼色低聲道，這個引線人，還可以要得嗎，如果可將就的話，今天你就不用走了，左魁五聽了，只點頭笑了笑，這時吳寡婦便將茶泡了來，每人給斟上了一盃，喝着茶便談起閑話來，也不過是東拉一句，西扯一句，二狗蛋得機會便極力的誇贊魁五的財勢怎樣大，爲人怎樣好，吳寡婦雖然不是爲金錢而賣淫，可是誰和財也沒仇，再說左魁五不過二十來歲，生得雖然不甚漂亮，可是較比二狗蛋一般人，自然是高超的多，憑自己這麼大的年紀，竟有這樣有財有勢的漂亮少年，給送上

門來，那有不愛惜的道理，所以便不住的眉眼傳情，漸漸的由進而變爲低嗔淺笑，竭盡誘惑的能事，兩個人既然是你有心我有意，那會有不成的道理，二狗蛋在旁邊冷眼看着，見時機已至，便向魁五說道，要說現在時候可不早了，我們得趕緊走，如果老爺還沒歇過來，可以在這裏等着，我就不必一同進城了，好在這點事情，我還能替你辦的了，再說吳大嫂這也不是外人，非不必客氣，魁五聽罷，一皺眉道，二哥，你還真說對了，我這兩條腿現在還覺得有點疼，城裏本來去不去不要緊，只是我初次和吳大嫂見面，怎好打攪，吳寡婦聽了，不等二狗蛋答話，趕緊說道，左老爺你說的這是那裏的話，我這個人最喜歡熱鬧，對人向來不分彼此，所以我這兒來串門的很多，如果左大老爺不嫌我這裏僻，不嫌我不會招待，你就千萬不要客氣，在這裏喝杯茶吃頓飯，又算的了什麼，魁五這才向二狗蛋說道，既是這樣着，二哥，你就多辛苦吧，我在這裏等等你，午前能够趕回來更好，如果午前趕不回來，午後可要早一點回來，二狗蛋連忙答應着又說道，吳大嫂這個人待人太好了，只管隨隨便便，千萬可不要客氣，又向吳寡婦說了句你就多受累吧，吳寡婦用手向他一指笑道，你這個人可有點了不的，剛說不叫人家客氣，你倒客氣起來了，二狗蛋聽了，覺得無話可說，只好笑道，我既然要去的，我就快走吧，說着，便起身要走，吳寡婦也不再留，站起來隨後相送，魁五只起身又假意囑咐了兩句，便又坐下了，吳寡婦和二狗蛋在院裡又狄咕了幾句，二狗蛋即開門走了，吳寡婦將門上好，便返身回來，兩個人俱是風月

老手，並且彼此有爾有意，時機已然成熟，現在二狗蛋既走了，一所院子裡，只有他們兩個人了，作出事來，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還有什麼忌憚，所以很迅速的便入了佳境，二狗蛋不但午前沒回來，索性午後也沒回來，左魁五向來是放縱慣的，時常幾天幾夜不回去，今天被吳寡婦纏了個神魂倒顛，便又宿在這裡了，從此二人便如膠似蜜，幾乎形影不離，究竟吳寡婦是萎了色的花兒，魁五並不能因為他便減少了思念他姑娘的心，所以時常話裡話外提及吳溫如姑娘，意思是提吳寡婦的醒兒，好去接姑娘來住幾天，自己好好有達到目的的機會，怎奈姑娘是絕不肯來的，直把小子急的茶飯無心，坐臥不寧，最容易過天姑娘回來了，小子正在吳寡婦屋裏坐着，也許是心裏的關係，見姑娘較比初次見面時，更顯得漂亮了，立刻心頭小鹿即突突的亂跳起來，兩隻眼好似拿針釘住了，直釘在姑娘的身上，姑娘到娘家來最生氣的就是家裡有這種不三不四的人，今天一見這般光景，又是氣又是羞，一回身就坐在外間屋的椅子上，臉上的氣色也變了，吳寡婦無論怎麼行爲不正，疼閨女的心那能沒有，姑娘多日不來，好容易今天來了，却心裏不痛快起來，心裡也是又疼又愧，只得老着臉皮，向前解釋道，姑娘你先在這外邊坐會吧，屋裏這個人是東院王大孀的兄弟，因為他那院裏沒有方便屋子，暫時叫他在這兒坐會兒，一會兒就走了，姑娘心裏雖然明白，可是也不便叫母親難堪，便也就假意信實了，只是不肯到裡屋來，小子也是色令智昏，見姑娘不肯進來，他便在裡屋呆不住了，走到外屋來，遇機會便和姑娘答訕

幾句，姑娘只粧做沒聽見，並不理他，後來小了竟有點魂不守舍醜態百出，直把姑娘氣的臉真黃了，幾次要發作，因顧及自己跟母親的臉面，又忍回去了，吳寡婦也急的滿頭大汗，恐怕把姑娘惹翻了，躁腳一走，從此母女還怎麼見面，或是把左少爺罵幾句，趕了出去，豈不得罪了他，自己又那能捨的，再看着魁五的神氣，好像憊了的一般，又恐怕他一時情不自禁，鬧出意外來，實在忍不住了，便假託了點事，把姑娘支出去，然後把魁五叫到裏屋勸道，今天早點回去，恐怕姑娘翻了，魁五那裏肯聽，索性把臉皮一厚，向吳寡婦說道，我的魂被你姑娘迷住了，咱們倆好了一場，你得設法救我的命，吳寡婦說道，我的少爺你以為我的姑娘和我一樣啦，他可是最烈性不過，我以前撞過他不少的釘子了，再說他也不常來，我勸你趁早死了心吧，魁五聽，竟嘆嗒跪下哀求道，咱們兩的交情不比別人，無論如何你也得救我的命，事成之後，你讓我怎麼孝敬你，我便怎樣孝敬你，吳寡婦一聽，他簡直是鐵了心了，又恐怕姑娘回來了，只得哄他道，我的少爺，就是辦也不能這樣急啊，如果辦的太急了，當時抓破面皮，以後便更不好辦了，無論無何，今天你先回去，我一定給你想法子，早晚教你隨了願還不行嗎，小子一聽吳寡婦說的很有道理，沉吟了一會，這才說道，你可不許冤我，咱們可是越快越好，吳寡婦說道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准設法給你辦到了，你先請回去吧，說着，把他拉起來，往外一面推一面連說，今天對不起，小子往外走着，腳底下真似有千斤重，嘴裡還不住的囑咐，教吳寡婦趕緊辦，及至出了大門

，小子這才無可奈何的糊裏糊塗奔自己家裡去，暫且不提，且說吳寡婦把左魁五送走之後，姑娘也就回來了，見小子已竟走了，這才放了心，吳寡婦趁姑娘高興時，便提說左少爺如何有錢，如何有勢，爲人如何好，只是任憑吳寡婦說的如何天花亂墜，姑娘只是不答理，吳寡婦見不是路，也就不往下多說了，姑娘向來不在娘家住宿的，吃了午飯之後，又坐了一會便走了，自從這一天以後，左魁五便沒一天不來的，把金錢肉體極力的供獻，並許下很大的口願，求吳寡婦向姑娘款通，吳寡婦爲財色所迷，恐怕失了左少爺的歡心，想借重姑娘來攏絡他，竟和這小子來了個志同道合，甚至比這小子還要着急，姑娘來了便說左少爺怎樣好，拿出許多金銀珍寶，以及貴重的衣服等物來，想打動女兒的心，怎奈姑娘只是不答理，左魁五每逢一知道姑娘來，必打扮的又華貴又漂亮，在姑娘的面前恍悠悠，並且故意帶出似有情似無情，落落大方的態度，這種財色雙方面的引誘，在意志薄弱的婦女們身上施展，簡直可以說是百發百中。怎奈這個吳溫如，竟好像鐵石人一般，竟不爲所動，使他們枉費了心機，只急的左魁五向吳寡婦死纏活纏，吳寡婦也是乾扎撒手兒，想不起一點高明主意，但是見左少爺這樣可憐，心裡又好生不忍，只可用好言安慰，教他再忍耐些時，一定想法教他達到目的，這一天到了吳寡婦的壽辰，溫如姑娘自然要去給母親作壽，因爲婆家車馬不便，每次回娘家，多是徒步往返，又因爲丈夫馮仲仁知道岳母行爲不正，無形中便斷了親戚關係，雖然過年遇節，或紅白大事，也不肯到正義屯去，所以這次



溫如姑娘只好另找了一個人帶着壽禮，給母親送去拜壽，及至到娘家一看，見冷冷清清，並沒有來拜壽的人，姑娘還留了個心眼兒，先在院裡招呼了一聲，聽母親在屋裏答話道，姑娘來了嗎，屋裡來吧，沒有外人，隨說着，便迎了出來，見還有人帶着壽禮，遂說道，姑娘來一趟就得了，麻麻煩煩的還帶這些東西幹什麼，遂說着，把禮物接過來，先放在堂屋裡，教送東西的在一旁歇了歇腿兒，然後開發了賞錢，便打發他回去，溫如姑娘深囑咐他，給自己家裏說，今天自己一定回去，把那人打發走了之後，姑娘這才給母親拜壽，拜完了壽，娘兒兩便往屋裡走，姑娘到了屋裏也沒注意，及至往炕上一坐，才見在門後的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男子，不是別個，正是左魁五，已經坐下了，再起身出去，未免有點不好意思的，這時左魁五站起來，向姑娘微微打了個招呼，姑娘看了他一眼，似應不應的哼了一聲，吳寡婦在旁解釋道，你們不必拘束，都不是外人，我不是和姑娘提過嗎，這是你隔壁王大孀的娘家兄弟，雖然不是親的，可是姊弟兩走的很近，因為和娘我見過幾次面，談的也很投脾氣，所以每次到你大孀家裏來的時候，必要來看看我，就拿這一次說吧，人家左少爺是多麼高的身分，提起他父親左金龍，你說是勢是財，那一樣不壓倒全通州，就連通州知州，都得上趕着人家左家，可是遇見娘的壽辰，左少爺竟特來給我拜壽，你說敬娘我怎麼擔的起，又怎麼發報達人家這些好意，親戚是越走越近，所以我說你們也不必拘束，簡直可以說一個外人沒有了，左魁五聽了，笑嘻嘻的說道，這話說的對，我這個人向來

是不在乎貧富貴賤的，只要是脾氣相投，便是好親戚好朋友，我家裏沒有姊妹兄弟，就怕姑娘不肯，如果有的起我，我一定對姑娘和親妹妹一樣看待，旁的不敢說，穿戴化用，你只要說出名目，說出數目來，沒有我辦不到的，吳寡婦聽了，拍掌笑道，我的兄弟，你把輩數都說錯了，姑娘還是你的侄女呢，左魁五連忙說道，那我可不敢當，按歲數說兄妹相稱，倒是般配，說罷，吳寡婦微微一樂，只顧他們這般隨便一說，可把姑娘給氣壞了，有心發作，又碍有母親的面子，再一說姓左的說的話，雖然是沒懷好意，可也沒有不好的言詞，這一來姑娘統算是喫了啞叭虧，只氣得粉面通紅，低着頭一聲不語，略沉吟了一會，恐怕他們再拿更壞的話打趣，自己遂起身到旁的屋裡去了，吳寡婦和左魁五見姑娘仍然沒有半點活動的意思，兩人又狄咕了半天，左鞭五便告辭走了，姑娘見這小子走了，這才好像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，來到屋裏向母親說道，這個姓左的小子，無論是親戚不是親戚，我看他總不是什麼好東西，以後最好別教我們兩人見面，我還可以多來看娘幾回，不然的話，我可就不敢來了，吳寡婦見女兒氣的都變了色了，只得暫時順着他說道，姑娘你說的這是麼話，你願意和他接近，便和他接近，不願意和他接近，教他去他的，難道親戚還有強拉的嗎，我不過看着這個人不錯，家裏又有財又有勢，我一個寡婦失業的人，應當門戶不容易，想信着他家的聲勢，避免旁人的欺侮，姑娘你要往旁的地方疑惑，就難為死娘了，說着，眼圈一紅，竟落下淚來，姑娘見母親難過，不便再說什麼，忙拿旁的話岔開了，

強打起精神，說說笑笑的給母親解悶，午飯時吳寡婦特意預備了幾樣菜，預備了幾壺酒，要和女兒痛痛快快的喝幾杯，姑娘見母親這樣高興，只得陪着喝幾杯，吳寡婦又一個勁的勸酒，不知不覺喝多了，姑娘酒量本來有限，因為喝的過了量，渾身便覺得有些不受用起來，飯也沒得好生吃，便躺在炕上睡了，正在睡得香甜的時候，忽然覺得嘴唇上被一件東西壓住，微微的顫動，竟驚醒了香夢，慢慢的睜眼一看，不禁大喫一驚，條的坐起來，原來吳寡婦並沒在屋裡，左魁五却笑嘻嘻的在炕前站着，溫如想起適才自己在睡夢中唇際觸動，一定是這小子有無恥行爲，不禁羞忿交集，手向左魁五一指喝道，你一個男人跑到我的屋裏來作什麼，及早給我出去，要知道姑奶奶可不是容易欺侮的，這時左魁五見姑娘雲鬢蓬鬆面潤桃花，比平時越法姣媚，渾身的骨頭早就軟了，但是又見姑娘這樣凜然不可欺的態度，又不禁有點驚心，但是事情既已挑明了，成敗就在這一刹那了，只得沉了沉氣，笑嘻嘻的說道，姑娘，你先別着急，說句良心話，今天我實在對姑娘不起，不過姑娘請聽我把話說明白了，如果姑娘不願意，也無須乎這樣大驚小怪，鬧的四鄰皆知，那樣我倒沒有什麼，你想你還活着不活着，那時只須姑娘搖搖頭，我揚長就走，從此不但對姑娘死了心，連這個門我都不進了，姑娘聽他說得這樣堅決，又知道他不是好惹的，現在總算是在他的掌握之中，與其把他惹翻了，鬧個天塌地陷，倒不如暫忍一時，好好的把他打發走了倒好，想到這裡，怒冲冲的說道，難道你作這種損陰喪德無法無天的事，還有什麼理由可

說，我勸你不必多說，趁早死了心，趕緊離開這裏，小子聽姑娘說的話，再看姑娘的態度，似乎有些軟了，不禁暗暗歡喜，遂說道，姑娘，我也知道，你是個貞烈的人，不過因為我憐你太深了，所以才不顧一切的向你追求，明知道是個釘子，我也一碰一碰，自從和你見面之後，我的一顆心，早已就不在我的肚裡了，總算是為你費盡了心機，你看見我的氣色了嗎，比你我初次見面的時候削瘦了多少，如果你仍無情意，我的命就送在你手裡了，但是你的心狠，要你想一想，難道你還不知道左家寒姓左的那個財勢嗎，你說要天上的月亮，我都能給你摘下來，再告訴你個放心的，如果你願意跟着姓馮的，我也不強你，如果你不願意跟着姓馮的那就更好了，你別看我家裏那麼大財勢，我現在也是二十來歲的人，可是我仍然沒結過婚，咱們兩仍然可以作個正式夫妻，說到這裏，還想接着往下說，姑娘可實在忍不住了，趕緊攔住他道，你就不必往下多說了，我是有夫之婦，寧死不能改嫁，再者說，我就是沒有出閣的姑娘，也得有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要是這樣無恥的配合，我也是至死不能相從，天下美人是多的，憑左少爺的財勢，要多少沒有，請你對我死了心吧，如果左少爺仍然這樣逼迫我，我的性命只可以送在你眼前，休想我應允你的要求，狗少爺不許姑娘能話說完，也不管姑娘說的是什麼，伸手由懷裡掏出了一個小包，放在坑上，打開了向姑娘說道，姑娘你看，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，請姑娘暫時收下，說着，一件一件的拿給姑娘看，也無非是些金銀珠寶珍貴首飾等物，原想用這些珍寶，打動了姑娘的

心，那知道姑娘連看也不着，只低着头說道，請你收起來吧，這些東西我一件也用不着，我的話已竟說明白了，你就死了心吧，一來保全我的名譽性命，這也算左少爺的一份陰功，再說一句絕斷的，我是寧死不從，現在請你趕快出去，狗少爺一看，姑娘是吃了秤錘鐵了心了，引誘的手段，已竟失敗了，立刻冷笑了一聲說道，合算這件事，是我有情你無意，一點商量沒有了，我這些日子的苦心，我豈肯將他付於流水，說着，又一伸手由懷裏掏出了一把匕首尖刀，往坑上一拍說道，告訴你，我先前不肯逼迫你，是不忍的讓你受屈，現在你既然對我無情無意，那就不能怨我了，不錯，現在總算沒離開你們正義屯，可是提起姓左的來，他們那個敢說一個不字，不客氣的說，你已竟成了我的掌中之物，今天要好的應從了，那算你的便宜，不然的話，我教你身死名也不存，說着，又冷笑了一聲道，你口口聲聲自稱是真節烈女，你想方才你是怎麼醒的，我已然挨着了你的身體，告訴你，我要早知道你這樣無情無意，早就對你真個無禮了，那時你還有什麼可說的，這時姑娘又是氣，又是急，又是羞，又是愧，早已哭了起來，狗少爺一看姑娘哭了，更是得了意，遂逼問道，你哭什麼，趕快說痛快話，是福是禍你自己琢磨着辦吧，姑娘哭着聽這小子仍然是一步緊一步的逼迫，當時把心一橫，立刻止住了哭聲，把銀牙一咬，杏眼一瞪，用手一指喝了一聲，大胆的淫賊，難道姑奶奶怕你不成，今天姑奶奶這條命不要了，像你這樣無恥的狠心賊，我死在九泉一定化為厲鬼，來追取你的狗命，姑娘猛然間態度一變，倒把

狗少爺吓的機伶伶打了個冷戰，究竟因爲姑娘是個柔弱的女子，狗少爺那裡把他放在心上，再說縱然嚷的外面知道了，小子也是有恃無恐，姑娘也是拚着一死，不肯屈服，兩個人正在鬧的不可開交，忽然門帘一啓，吳寡婦慌慌張張的由打外面進來，變顏變色的問道，你們這是怎麼啦，有什麼話好好說，看教人家聽見笑話，說着一眼看見坑上的刀子，吓的往後退了兩步說道，左少爺，有什麼事，咱們沒有不好商量的，幹麼還拿刀動槍的，可吓死人啦，姑娘知道他們是作好的伏局，如今見了母親，更如火上澆油，遂大聲喊道，今天的事你就不用管了，我今天是絕對不想活着了，左魁五冷笑道，我在你們母女身上化的錢無多帶少，怎麼着，如今竟翻臉不認人了，好，你們又愛上誰我都不管，只是必須把我的金錢東西如數退回來，我立刻揚長一走，不然的話，咱們得先把村裡的公正人請出幾位來，評評這個理，你們母女這簡直是伙局騙人，我自然有地方擺置你們，這小子這幾句話，還是真把姑娘吓了一跳，心裏明白這小子是要上無賴了，如果他這個話真要是說出來，自己活不了，還算是小事，自己的名譽，縱然跳在黃河裏也洗不清白了，當時竟無話回答，姑娘這一沉思不要緊，狗少爺是何等機伶，見姑娘的態度軟了，知道他是害了怕，只要他一害怕，事情就算有幾分可成了，心裡非常喜歡，外面可沒帶出來，遂說道，這件事情只許你們母女無情，我可不能無義，念及咱們過去的交情，我不願意辦的太激烈了，你們母女商議商議，我到外邊候你們的信，說罷，便轉身出去了，吳寡婦究竟是年高經驗多，先

伸手把坑上放的刀子搶過來，然後坐在坑沿上，向姑娘說道，我的兒，你看見今天這個場面了沒有，這小子算是狗皮膏藥楞給咱們貼上啦，你說鬧出去咱們還怎麼見人，到如今可以說死都死不乾淨了，這可怎麼辦好呢，姑娘這時好像是羊入虎穴，並且這小子又來了個血口噴人，本就沒了主意，聽母親一問，只低頭垂淚，吳寡婦見了這般情形，以為女兒的心眼已然活動了，心裏也暗暗歡喜，却假皺眉頭，長嘆了一口氣，帶很為難的樣子，又沉了沉，吳寡婦往姑娘跟前湊了湊，低聲向姑娘說道，姑娘，事到如今，這可不是做娘的不教導姑娘學好，為保全咱母女的名譽，姑娘你只好暫時應從了吧，明天你回婆家一走，這件事只有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他知道，以外再沒有第四個人了，這個事可不是娘我依老賣老，事情擠到這裏，我覺得只有這一條道較比好一點，姑娘你以為怎麼樣，如果另有高主意，也可以說出來，咱們娘兩研究，姑娘這半天雖然沒言語，心裏早拿好了主意啦，如今聽母親說到這裏，粉面上立刻泛起了兩朵晚霞，也低聲答道，我心裏已經沒了主意，母親說怎麼好，女兒從命就是了，但是必須對他說明，教他規規矩矩，如果對女兒有輕佻的行爲，等我翻了臉，那可就拚着一死就完了，吳寡婦見女兒居然答應了，歡喜非常，連說道女兒你只管放心，我一定教他照你的話行事，說着站起身來，來到外間屋，見狗少爺正在椅子上坐着，吳寡婦可不知道左魁五心裡多急了，先前只聽見吳寡婦自己說話，也聽不清說的是什麼，後來聽見娘兩低聲對起話來，便料到有幾分希望了，只是恨不得立刻得到了

喜信，好安慰這些日子的想思之苦，正在抓耳撓腮的着急，忽見吳寡婦由屋裏走了出來，並且是滿面笑容，便知事情是成了，忙站起身來要湊過來問問，吳寡婦一擺手，意思是教他到北裡間去說話，左魁五會意，便到北裡間來，到了裡屋，吳寡婦先笑嘻嘻的說道，現在算教你隨了願了，你得怎樣謝我，狗少爺一聽，果然成了，當時喜的心花怒放，連連作揖道謝，低聲說道，你放心，我絕不敢得了姑娘，忘了母親，吳寡婦啐了他一口，然後鄭重其事的說道，他可不和我一樣，最守婦道不過，以先我爲旁人碰過他幾次釘子，今天總算你的手腕不錯，把他擠兌的不得不從了，可是他性子又烈面皮又嫩，你必須規規矩矩的，千萬不要輕佻了，這些日子怎麼忍了，難道這麼一會的工夫，就忍不住了嗎，如果煮熟了的鴨子讓他再飛了，那可不能怨我了，狗少爺聽，遂着說道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竟明白了，絕以錯不了事，又接着說道，那麼咱們現在就在一塊過去吧，吳寡婦說道，過去當然是得過去，你可千萬要沉住了氣，左魁五道，我是幹麼的，還用再三囑咐嗎，你就看着吧，說罷，便跟着吳寡婦奔南裏間來，過去一看姑娘，仍在那裏低頭坐着，嬌怯之態，教人又憐又愛，小子沉了沉氣，這才向前行禮說道，方才我太莽撞了，惹的姑娘生氣，難道還和我一樣嗎，我這裏陪禮了，姑娘自從母親出去之後，知道這小子就要進來了，心頭小鹿早已突突的跳個不住，現在聽這小子一說話，真是羞忿交集，差點沒昏過去，那裡還答的上話來，吳寡婦見兩個人僵住了，連忙老着臉皮，替姑娘說了幾句話，便岔開了，這時太



陽已竟平西了，吳寡婦見三個人在這兒僵着，怪難爲情的，便教姑娘帮着預備晚飯，姑娘那還做的下飯去，不過借着做飯，暫時避開這個左魁五，心裏覺得鬆靜一點，不多時晚飯做得了，就在裏屋的炕上，放了個小桌兒，把酒飯擺上來，狗少爺在炕裏邊當中一坐，吳寡婦母女在炕上沿上一邊一個陪着，狗少爺左顧右盼，直把那小子喜的眉也開眼也笑，吳寡婦給他滿滿斟上一杯酒，小子舉起一飲而盡了，以後便索興自斟自飲，飲起來了，並且盃到唇乾，吳溫如不過陪着略略的動了動杯箸而已。左魁五不知不覺連喝了十幾大杯，已有點醉意，態度便漸漸的不對了，吳寡婦在一旁提心吊胆，恐怕把姑娘惹翻了，但是看了看姑娘，却好像無事的一樣，並且還時常對左魁五秋波流盼，嫣然微笑，以爲是姑娘已竟動了他心，當時也就放了心了，狗少爺更不用說，已竟是喜的心癢難撓，那知道姑娘却另有主意，見時機已至，遂假意把眉頭一皺，兩手把肚子一捂，吳寡婦忙問道，怎麼樣了，狗少爺更是吓的兩眼發直，忙把酒盃放下問道，怎麼樣肚裡不受用嗎，先躺下歇歇吧，說着便伸手要替搬枕頭，姑娘連忙擺手道，不要緊，總是因喝酒喝的多了，適才又一着急，肚裡便不受用了，說着，站起身來，在褥子底下伸手拿出一張紙，向左魁五笑道，對不住，說着，便轉身出去了，左魁五直等到姑娘出了屋門，還兩眼直勾勾的釘在帘子上，吳寡婦樂的幾乎笑出來，伸出一個手指向他頭上一戳說道，人已竟出去了，你還看什麼呀，難道面對面的坐着，你還沒看够嗎，值的這樣像傻了似的，早晚還還不是你嘴裏的肉嗎，

狗少爺聽了，這才醒了過來，不由臉上一紅，向吳寡婦笑道，你看看他去，真要病了，我不但討不起他，今天晚上可怎麼辦呢，吳寡婦把嘴一撇道，你看吓的這個樣兒，告訴你吧，不要緊，這不過是喝酒喝的，肚裡一時不受用，解遍大手，自然就好了，狗少爺趁姑娘不在，好像沒了拘束似的，又因為喝的酒多一點，便向吳寡婦盡情調笑，忽然想起姑娘出去的工夫大了，遂向吳寡婦說道，怎麼姑娘還不回來，莫非動不了勁啦嗎，你看看去，吳寡婦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便答應一聲走了出去，先到了廁所裡一看，並沒有姑娘的蹤跡，吳寡婦由吓了一跳，又到旁的屋裡看了看也是沒有，心裡更秋咕了，遂站在堂裡喊道，溫如溫如，也有人答應，他這一喊不要緊，左魁五在屋裏可沉不住氣了，忙問道，怎麼樣了，吳寡婦在外面答道，溫如不知道往那裏去了，怎麼各屋裡都沒有他，左魁五一聽，覺得頭上轟的一聲，腦袋立刻漲的和柳斗一般，差點沒昏過去，酒也吓醒了，連忙由炕上爬下來，到了院裡一看，見吳寡婦在院裏站着了，急的左魁五把脚一躁叫道，我的親媽，你怎樣怔起來了，他一定是跑了，還得赶快追，說着，首先往外便跑，吳寡婦見他急的紅頭漲臉，好像瘋了似的，要攔沒敢攔，小子跑到門前，見門關的好好的，也顧不的細看，便伸手去拉門，那知用的力量不小，竟沒將門拉開，差點沒把胳膊閃了，小子也是急昏了，也不細看，仍然嘩啦啦的用力拉，這時吳寡婦趕到了，把他攔住道，怎麼不開，待我看看，說着，慢慢的拉了兩拉，覺得門是由外面倒帶住了，並且看情形，不但是帶住，大

概還是鎖住了，遂轉身向左魁五道，噯，這可怎麼好，這個小蹄子不但是跑了，並且連門都給鎖上了，小子聽了，急得頓足捶胸，連說這簡直是要我的命，又忙着叫吳寡婦給我找梯子，打算越房出去追赶，吳寡婦忙勸道，左少爺，教我說，就不必費那個事了，這院裏也沒有梯子，就是有的話你上到房上，外邊你也下不去，及至想法下去了，他也已經走遠了，那裏還追得上，只好再慢慢的想辦法，常言說的好，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你們都是二十來歲的人，只要有他有你，便不怕他跑上天去，小子聽着，雖然覺得有理，但是果然應了吳寡婦方才那句話，煮熟了的鴨子竟又飛了，所以只是唉聲嘆氣，看齊還是一點不死心，吳寡婦死拉活扯的，這才把他拖到屋裡，他那裡還有心吃飯，到屋裏往炕上一坐，越想越難過，真比死了父母還要傷心，覺得如痛痛快快的哭一場才能够舒服，又怕吳寡婦笑話，只得忍住了，催道吳寡婦把殘席撤下去，然後向吳寡婦哀求，仍然給個妥當的辦法，吳寡婦沉思了半天，未曾說話先嘆了口氣，然後說道左少爺，事到如今我也就顧不得許多了，我這裡倒是有個主意，按說咱兩個人雖然很要好，但是我們母女之情，更是深切，這個主意我可不應當出，因為照這樣辦了，就算把我們姑娘的終身幸福給斷送了，現在事情既然擠到這裡，我得向你先聲明一句話，事成之後，你對我母女可得始終如一，如果因久生厭，甘做薄倖郎，那可就把我們母女害了，左魁五聽罷，忽的跳起來，指天畫地的說道，你還信不及我嗎，上有青天，下有厚土，如果你給我辦成了，我要不忠忠實實

的，教我不得善終，吳寡婦道，你也不必起這麼大的誓，只要你的良心不改，便算我們沒白好一場，也算我沒白為你費了許多的心，這件事再打算進行，還有兩條路可以走，第一便是設法離間他們夫妻的感情，能使他們夫妻感情破裂了，我們自然就容易進行，如果這個計畫仍然無效，還有一個最好的辦法，那可似乎太狠一點，可是事已至此，只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，現在叫這事鬧的我們母女，已竟抓破了臉，總算是已竟斷情絕意，爲了我們母女再得見面，也就顧不了許多了，那便是將馮仲仁置於死地，叫我們那個冤家沒了戀念，當然就肯俯首貼耳的聽我們擺布了，你可能辦的到嗎，左魁五一聽，把胸脯一挺，大拇指一豎，說道，這還不是手到擒來的事嗎，別說是一條人命，就是十條八條，也不是我說句大話，左少爺也擔的起來，吳寡婦說道，現在我們還存一份厚道，先進行第一個辦法，但看那小蹄子遵化如何了，狗少爺問道，那麼我們怎麼進行呢，吳寡婦說道，你先不用問，我自有辦法，並且急不如快，明天我就要開始進行，說罷，因爲大門還鎖着，明天再開恐怕被人看見不便，隨同左魁五先到外面設法把鎖落下來，然後進屋將炕鋪好，催着狗少爺二人便一同安歇了，這且按下不表，再說姑娘吳溫如，因見自己已身陷虎穴，無法脫身，爲了不吃眼前虧，只得假意應允，心裡却早已打好了逃跑的主意，又因爲自己是個柔弱的女子，黑夜之間，走在路上深一脚淺一脚，當然走的快不了，如果被追上了，那豈不是反弄巧成拙嗎，所以在拾掇晚飯的時候，便暗暗將一把鎖帶在身上，吃着飯見狗少爺喝

的已有了醉意，怕他對自己有意外的舉動，這才假託肚子不受用，脫身出來，見母親和左魁五並沒在意，便偷偷的溜出了大門，又慢慢將門倒帶了，拿出鎖來將門鎖上，然後才慌張張的奔村外而來，走出了村外可並不敢走大道，只繞旁路走，直至天已定更，這才到了良心莊，來到自己的門前，見門已上了，只得上前叫門，馮仲仁出來開了門一看，是溫如回來了，並且氣色倉慌，知道定有意外，及至一問，溫如不肯說，馮仲仁便不再問，也就揭過去了，那知到了第二天，天將近午，吳寡婦忽然來了，馮仲仁向來對於這位岳母，是懶怠答理的，但是礙着溫如的面子，也不好教他過於下不去，只得起身招待了一番，但是一看溫如，却比自己還冷淡，回想起昨天晚上做的事，心裏更有點明白了，略略坐了一坐便躲了出去，吳寡婦見馮仲仁出去了，這才向溫如說道，你昨天晚上也沒言語就回來了，叫我攪了一夜的心，溫如聽他還提昨天晚上做的事，把臉都氣白了，冷笑了一聲說道，這都是爲娘作的好事，無論母親怎麼樣，我做女兒的，可沒敢對母親，有一點不孝敬的地方，不想我有好心，母親竟沒有好意，肯對女兒下這樣的狠心，昨天晚上，若不是我一時見機快，我這條命就算斷送在你老人家手裏了，說着不覺不陣傷心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般，滴落下來，吳寡婦也落淚道，昨天的事總算爲娘的一時的油迷了心竅，作出對不起女兒的事來，自從姑娘你私自出來之後，我後悔的真是死的心全有，當時便打發那個姓左的小子快走，但是他那裏肯饒，後來我拿刀拿斧的要尋短見，他這才走了，我已竟和他把話說

明，永遠不許他再進咱的門了。姑娘你平日是怎樣孝順我了，我已竟這麼大年紀，就是你這麼一個親人，如果你不原諒為娘，那我就算是沒有活路了，今天我在姑娘面前起誓，我從此再不痛改前非，叫我被雷殛了，說罷，竟抽抽搭搭的哭起來，姑娘一看這個情形，雖把吳寡婦說的話信以為實，遂說道，你老人家對孩兒起誓，我可担不起，我也不敢和你老人家記仇記恨，這個話孩兒說着，似乎有點越禮，母親也是這麼大年紀的人了，何必還招人議論，就是沒昨天晚上那個事，孩兒我上娘家去看，也是無彩無光，吳寡婦聽了，把臉一紅，半天才說道，女兒你就不必說了，以後為娘一定要給女兒長嘴，不過姑娘你可得把以前的事完全忘了，心裏不要存一點芥蒂，為娘心裡才能安然，溫如說道，只要母親能教女兒見了人不嘴短臉長的，母女間那還有記恨的，能在母親跟前承歡盡孝，那是女兒巴不能够的事，吳寡婦聽了，似乎慚愧的又流下幾點淚來，溫如見他這種情形，以為果然是懺悔了，反安慰起他來，這時天已竟晌午了，吳寡婦便帮着溫如做飯，飯得之後，馮仲仁並沒回來吃，每次吳寡婦來了，馮仲仁向例是這樣躲避的，女婿的感情可以說如同冰炭，馮仲仁的意思，這樣大年紀打扮的這樣妖豔，教人見了肉麻，為避免生氣，倒不如不見面的好，按說吳寡婦就該反省諸己，原諒馮仲仁才對，那知他却以為雖然自己有不對的地方，可是誰有不好是誰的，誰也着不上也染不上，說不說我也是這麼大年紀的人了，並且把這麼好的姑娘給了你，你不應當叫我這麼難堪，所以對馮仲仁也是十二分的不滿意，要不怎

麼這一次爲了左魁五，竟有謀害馮仲仁的心呢，這些閑言，暫且不表，且說溫如母女知道馮仲仁是不回來了，所以也並不等着，便先吃起來，飯罷之後，吳寡婦又略坐了一會，便起身走了，馮仲仁見他母女仍然和好如常，心裡雖然有點可疑，也沒說什麼，又過了幾天，馮仲仁因爲找東西，在衣箱裏無意中發現一個小包，打開一看，便火兒了，裏邊便是馮仲仁在施大人面前所說的那幾件東西，書中代言，這個小包那天吳寡婦是特意送了來的，這便是實行他們所計劃第一條辦法的策略，馮仲仁又那裏知道，還以爲是溫如不堪金錢肉慾的引誘，步着他母親的後塵，也墮落了，當時便有意托溫如叫過來，拿出做丈夫的過份，重重的把他管教一番，不然便寫封休書把他休回娘家，但是這兩個念頭，在馮仲仁的腦子裡來回的轉了千萬個圈兒，結果仍被一個情字給完全戰敗了，最後想妥適當的辦法，一方面給溫如個小徽戒，一方面自己也暫時脫個心淨，便暗地裏走，馮仲仁當時也是遇爲而昏，以爲這個辦法很妥當了，孰知却再拙劣不過，如果溫如果然有不守婦道的行爲，事了保全自己的門風，一刀兩斷把他休了，那倒乾淨俐落，就是因爲夫妻感情太好，捨不得這樣辦，也可連勸帶教訓了，把他鬧一頓，以後對他的行動加以監視，只要自己手腕用的好，不難仍把溫如的心收住了，仍然做一個好人，如今你負氣一走，如果溫如念夫妻之情，受了打擊，知道懺悔自然好了，萬一他要是戀姦情熱，不顧夫妻情腸，這豈不是給了他一個絕好的機會，從此墜下去，臉皮越厚羞辱心越薄，鬧到了所謂積重難返的地步時，那

不但自己的門風掃地，同時也害了溫如，也害了自己，一切的計劃就算完全粉碎了，馮仲仁並不往這深刻裏想，第二天果然便負氣出走了，吳溫如究竟是一個女子，見丈夫好幾天沒回來，只託了幾個靠近的親戚，設法探訪，希望最近能夠回來了，便省得聲張出去，鬧的人人皆知，紛紛議論，他可沒想到無論什麼事，除非己莫作，難使人不知，又道是紙裏包不住火，憑這麼大的一個人丟了，又那能瞞過衆人的耳目，這一天溫如正在家裡想起了仲仁心裡難過，忽然聽得外面有人叫仲仁，仲仁，溫如只得問道，誰呀，那人答道，我，仲仁在家裏啦嗎，溫如聽了總是馮五，遂連忙由屋裏走出來說道，五叔嗎，你侄兒出門了，好幾天沒回來了，你老人家有事嗎，馮五說道，他往那裡去了，溫如見他這樣一問，竟被問了個張口結舌，沉了會兒才說道，他臨走時沒說，有要緊的事嗎，大概得過十幾天才能回來呢，馮五聽了，冷笑了一聲說道，你們是公母兩，難道他出這麼長的門，竟不告訴你到那裡去，告訴你吧孩子，叔叔我在外面是跑腿的人，耳目那是何等的靈通，你居然還想瞞哄我，這豈不是掩耳盜鈴，事到如今我就實話告訴你吧，你在外邊無恥的行爲，已竟傳遍良心莊，我正要教我侄子設法管教你，不料你竟因戀姦謀害親夫，你真可以說是胆大包天，我侄子死在你的手裡，我又焉能不管，你就候着吧，溫如沒等他說完時，早已就氣得面如土色，渾身亂抖，剛要發作幾句，向他分辯分辯理由，不料馮五說完了話，轉身往外就走，溫如想把他叫回來，只是氣得已竟動不了勁，話也說不出來了，直過了十幾分鐘



的工夫，這才慢慢的緩過來，轉身到屋裡爬在被子上，便嗚嗚的哭起來，這時溫如的哭，還是數馮五氣的，無處發洩，才哭起來，及至哭完了一陣子，神智略略的清醒了，這才忽然想起馮五臨走時，說的那句話來，不知道他要怎樣管法，他本來是個無賴，什麼事全作的出來，平日我雖然對他沒有不周到的地方，可是也難免於不知不覺之中，有得罪人的地方，如果他真要是個不顧頭臉的和我鬧起來，簡直我就不能活着了，本來溫如雖然是出嫁這麼些年，也是因為性情的關係，仍然輕易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見人說話，總還是羞羞答答，如今竟遇見了這種事情，那能不羞，如何不怕呢，想起了馮五那種監介無賴的態度，真是一顆小提到臊子眼，好像剎那間大禍便要臨頭，坐在炕上，兩隻眼直勾勾的，又好像是待決的囚犯，但是直等到天晚，並沒見什麼動靜，自己又一轉念，這也許是馮五想藉詞敲詐，或是這小子對自己也沒懷着好心，想到這裏又看看天已然不早了，想到晚上這麼一所院子，就是自己孤身一人，真要是晚上發生了意外的事，那還了得，但是又一轉念，自己向來待人接物，甚至於一念之微，並沒有半點違背良心的地方，何以這等令人傷心的事情，竟連續的發生，看這種情形，將來演進到什麼程度，真是不堪設想，與其生在这个世界上丟人現眼，倒不如死了的乾淨，如今仲仁無故失蹤，不知是死是活，這也不是我咒念他，如果真要是死了的話，我自然也就無須乎活着了，如果他要是仍在人世，就應當給我個信息，他既然這樣狠心，給我來個音信斷絕，縱然我死了，以後他再回來了，也就不能算我

對不過他了，當時溫如還是想想對，簡直除一死以外，再沒有完善的法子，想到這裡，心裡立刻涼爽了許多，覺得一切都沒有可怕的了，人到了這個時候，要是毫不疑惑的立刻去死，還是真有點視死如歸的勇氣，如果要一思前想後，自己就會把自己的勇氣洩了勁，本來凡一種生物，本身最大的兩件事，便是怕死，如果不是不得不死，或是有神經病的人，誰肯輕而易易的往死路上走，當時吳溫如不過是被事情逼迫的一陣糊塗，所以才想出了這個拙笨的辦法，一陣糊塗過去，仍然恢復了冰雪聰明，又那裏還有把這麼一個可愛的身軀靈魂，就這樣教他煙消火滅了，只好給自己找一個台階，所以當時又一轉念，如果我這時死了，人們必然說我是畏罪自殺，到那時死人口裡無招可，豈不是自己冤屈了自己嗎，想到這裏，死的念頭打消了，可是立刻又驚愁起來，不料正在輾轉愁思的時候，忽然聽得外面拍拍拍聲敲門的聲音，跟有人喊道，這是馮仲仁的住宅嗎，溫如聽了一怔，趕緊出來，到了院裏問道，誰呀，就聽外面那人說道，我是馮仲仁打發來的，這可是他的住宅嗎，溫如當時聽了，真是喜從天降，連連說道，是是是，遂說着話便要上前去開門，剛剛走到門前，忽然靈機一動，暗說且慢，這人聲音陌生，未免有點突如其來，我得問個詳細，然後再和他開門，想罷問道，你老貴姓大名，馮仲仁現在那裡，託你前來有什麼事，那人說道，在下姓王，行九，在通州衙門裡當差，馮仲仁前幾天因為在城裏被後關歐被壓獄內，教我給他家裏送個信，順便帶點衣服去，現有他的名片為證，如果你信不及的話，

可以派個人，或你自己親自前去都可以，溫如聽了，雖然吃了一驚，可是心裏倒覺安慰了，以爲丈夫總算有了下落，酒後鬪歐，也沒有多大罪名，至多押上一兩個月，也就可以出來了，想着，遂伸手把門開開，這一開門不要緊，只見在頭裏站着的是本村地保李五，後面跟着三四個衙役打扮的大漢，如狼似虎的齊奔溫如而來，溫如這一驚，真是如同天空打了個霹靂一般，竟呆呆的不知所措了，就見李五一指自己向衙役們說道，這便是馮吳氏，一個衙役向溫如冷笑了一聲說道，小年紀胆子可不小，你現在還裝的那一門子的傻，你的案子犯了，沒旁的跟着我們辛苦一趟吧，說着，一抖手中的鎖練道，對不住這是王法，你避點屈吧，溫如一看這種情形，已吓得魂飛魄散，往後倒退了幾步，顛々巍々的說道，我一個年青的婦道，終日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怎麼會犯了王法呢，衙役又冷笑了一聲說道，好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你犯罪就犯在你這年青上了，你屈不屈我們可不管，既然有人告了你，你們就到大堂上說去吧，溫如又問道，何人將我告了，告的我什麼案，請諸位給我說明，衙役不耐煩道，你進了城自然就知道了，何必這麼麻煩，我們的公事是緊的，沒有這麼大工夫和你細講，說着，鐵鎖一抖套在了溫如的脖子上，溫如當時又羞又怕，不覺兩腿一軟，竟堆在地上，衙役見了，回頭向李五說道，你快去套一輛車來，送我們進城越快越好，李五答應一聲，便跑了出來，不多時將車套來，衙役們一齊動手，將溫如架起來，挾在車上，溫如這時已昏昏沉沉面無人色，兩隻眼雖然瞪着，可是任什麼也看

不見，毫無抵抗，任人擺布，這時看熱鬧的人，已竟擠滿了街道，大家一看，架在車上的犯人，是馮仁仲之妻吳溫如，都不禁怔了，以為這可是一件天大的奇事，憑這麼一個羞羞怯怯，溫柔如綿羊的吳溫如，竟會犯了立拘鎖帶的大罪，真正是夢想不到的事，可是眼看着溫如吓的面如土色，難軟在車上，衙役們凶如天神的在四外鑲着，鞭搖輪轉直奔通州城而去，又誰敢過去問一問，大家只有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各帶着一付驚異的面孔，互相道了幾聲奇事，奇事，便各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宗旨，如鳥獸散去，再說溫如被架在車上，連羞帶吓已竟昏過去，及至車出了村口，這口氣才慢慢的緩過來，想起自己現在的遭遇，簡直以為是在作夢，但是張眼看看夕陽西斜，各種東西都好像塗上了一層胭脂，晚風拂而鳥飛獸奔，歷歷在目，馬蹄得得車聲軋軋，聽得清清楚楚，絕不是夢中境況，看了看在自己身旁，坐着三四個差役，一個個笑嘻嘻的向自己望着，你問我答，以猥褻言詞向自己打趣，本想向他們打聽打聽，自己是犯的什麼罪，及至看了他們這種舉動，便不敢再開口了，如一隻小鳥一般，緊靠在車的角落裡低頭不語，心裏暗自後悔，今天馮五走了以後，自己本打算脫離了這個惡濁的世界，却又爲了希望洗清自己的冤枉，證明自己的清白，竟沒敢斷然的那樣做了，也許是上天註定了，我的魔難還沒有完全解脫，該着我致死之時，還大大的丟這麼一次醜，又想起自己現在好像一隻離了母親的羔羊，任人欺侮捉弄，毫無抵抗的能力，自己的丈夫，到現在仍不知是死是活，看情形自己的罪名，

恐怕由仲仁身上所起，莫非有人爲了自己把仲仁謀害了，想到這裡靈機一動，心裏忽然有些明白了，可是同時心裡一陣難過，撲速速眼淚便掉下來了，暗罵了一聲狠心賊，現在我犯了謀害本夫的罪名，如果我身受國法含辱地下，你送了我們兩條性命，斷了馮氏香烟，你算枉費了心機，損人不利己，如果蒼天有眼，知州大人明鏡高懸，證明我吳溫如是清白無沾，你這狠心賊，就許來個殺人償命，縱然你的勢力大，犯不到當官，我也要拚着一死替夫報仇，想到這裡不禁一時忘情，竟將雙眉緊皺，銀牙緊咬叫了一聲狠心賊，當時倒把差人們吓了一跳。溫如脫口喊出來了之後，頓時清醒了，抬頭向周圍一看，見差人們的眼睛都像釘子一般的向自己身上釘着不動，趕緊又低下頭不言語了，差人見他這種情形，不禁轟然大笑道，這個小娘們真有意思，可就是狠一點，好比是玫瑰花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有刺，一輩要娶這麼個媳婦，豔福倒是不淺，可是誰見了誰愛，自身未免危險點，又一個差人笑道，寧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，又有一個笑道，李頭，你既豁的出去，你就設法給他出脫出脫這場官司吧，如果把他這條小命救了，你便把他領了走，或者他念你救命之恩，倒和你死心塌地的過日子呢，李頭笑道，得了王頭，你看我這個臉子，如果不娶他還多活幾大，如果強把他接到家裏去，不但綠頭巾我算戴定了，這條命早晚也得玩完，溫如聽他們一陣胡言亂語，只氣得幾乎昏了，但是自己是一個柔弱的女子，並且身犯國法，如果不肯忍受他們這樣調笑，當時發作幾句，不但鎮撫不住他們，甚至把他們的性子惹上來，

對自己有越禮的舉動；自己也沒地方說理去，但盼着早早的到了通州城，無論官司如何，死活來個乾淨，也省得在這萬惡的社會上活受罪，想到這裏，只得忍着性子，任他們調笑。天到了晚飯時，便到了通州，還總算溫如的運氣不錯，街上的人非常稀少，並且天已昏黑，給他遮了不少的羞兒，到州衙門前，差役們從車上跳下來，然後把溫如扶下，到裏邊報了到，不多時裡邊傳下話來，暫把犯人寄押女監，明日早堂審問，差人們答應一聲，便把溫如押到女監，交給女牢頭，這位女牢頭娘家姓樊，在做姑娘的時候，便早已不是完璧了，因為長的還不錯，便得了一個外號，叫樊梨花，過門之後，因為丈夫是個務農的人，不但骯髒可厭，並且不懂風情，樊梨花是風流慣了的人，如何忍受的下去，便不斷的叫人談起話來，唉聲歎氣的自怨自艾，無論什麼事都是乘虛而入，所謂虛便是事情發生的一個機會，樊梨花如果和丈夫和美美，夫唱婦隨的過日子，總然長的比西子王嬌還美，也沒人敢對他有什麼奢望，可是因樊梨城對丈夫不滿意的意思，既然放出去了，這便是自己已竟虛了，好比一個女子愛上了一個男子，這個愛字已竟填滿了這個女子的心，便不會有第二個愛情的插足之地，如果這個女子和那個男子的愛情破裂了，當初迷滿了心裏的愛，已竟不再存在了，便算是虛了，其他的愛便可以乘虛而入，當時樊梨花便因為這種原因，過門不到幾個月，便和村裡的一個無賴勾搭上了，兩個人打的還是火熱，只聞的醜聲四揚，漸漸的傳到了他丈夫的耳朵裏了，本來什麼事都可以讓，惟有這件事能够容讓的很少，所以

便把樊梨花重重的教訓了一番，並且把他軟禁在家裏，沒有要緊的事，不讓他出門一步，樊梨花因爲自己作的事缺理，當時可沒敢反抗，可是心裏却暗暗懷恨，後來竟設法偷偷的和那個無賴商議好了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無賴越牆而入，樊梨花做爲內應，把屋門開放，二人一齊動手，將丈夫殺死，因爲作事不密，被人察知，有他丈夫本家出頭，將他告下來，那個無賴見風頭不順，吓的遠走高飛了，樊梨花沒法逃跑，只得硬着頭皮，到衙門裏打官司，到了堂上雖然無理可辯，他却咬定牙關絕口不認，惹得知州大人性起，竟動非刑拷問，所有的刑法不差什麼全用到了，把樊梨花治的死去活來，他還真有骨頭，始終也沒有招認，知州無法，只得暫時把他押起來，在先還隔些日子過一堂，後來便索性不問他了，可是他在監獄裏並不受屈，因爲和獄卒以及三班人役，都有了來往，所以他在獄裏，除了不能隨便出入以外，簡直比在家裡，還舒服，歲月如流，說不說，他這監獄生活，已竟度了，二十餘年，到現在說話，已然是，四十多歲，的人了，因爲他在獄裏，的勢力很大，資格最老，便升了女牢頭，當時一把，吳溫如解進來，樊梨花接了差之後，便問溫如，犯的是什麼罪，溫如雖然，還不甚明白，差役可全知道，便告訴了樊梨花，樊梨花一聽，笑嘻嘻的向溫如說道，鬧了半天，你是犯的這個罪呀，不要緊，殺人放火是男子作的，偷情賣俏是女子作的，這也不算丟人現眼，實話告訴你吧，我當初也是因爲這個罪進來的，你只要骨頭糖的住刑，能保住了性命，在這裏邊也一樣有吃有喝有樂子，你也不必害

怕，一切都有我來照管你，吳溫如也聽說過牢頭們的厲害，如今不幸落到他的手裏，又那敢得罪他，遂連忙萬福道，謝謝媽媽的好意，求媽媽多可憐我就是了，只是我實在冤枉，還求媽媽幫忙，如果我能够昭雪了，一輩子也忘不了媽媽的好處，樊梨花道，我看你這個情形，也不是無法無天的人，我如果有幫忙的機會，那還有什麼說的嗎，咱娘兩可說是有緣的，一見面就覺着很對勁，又笑道，孩子，這也總算是你的造化，誰不知道監獄苦似地獄，囚犯到了監獄裏，便成了牢頭的俎上肉，任憑多大能耐的人，也得聽他的擺布，稍微有一點不對心思，便會另有一種非刑加到你身上，說句良心話，幹我們這一行的，還有好人嗎，你現在和我對了心思，也不用化一個錢，就能够身雖在監獄裏，却和在外邊一樣舒服，這不是你的造化嗎，溫如連連道謝，樊梨花又吩咐牢卒，將溫如的刑具去了，又接着說道，你也不必到囚室裡去，只和我住在這屋裏就得了，我可以隨時教導你這個官司應該怎麼打法，溫如又稱謝不迭，不過心裡却有點狐疑，樊梨花和自己一見面，竟這樣親近，有點不近情理，莫非這裡邊有其他的用不成，心裏這麼一疑惑，又不禁變起怕來，外面上可不敢露出來，他既然對自己這麼好，自己當時便可以不受罪，以後演成到那裏去，只好就聽天由命了，所以只得低聲下氣的強打起精神，對樊梨花嘘寒問暖，送煙送水的小心伺候，樊梨花也很可憐他，不住的用好言安慰，教吳溫如和自己同牀安歇，睡下了之後，又教導溫如些個過堂的規矩，以及供詞的訣竅，一直談到三更以後，樊梨花才睡着了，溫



如那還能睡覺，暗想這真是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，聽他們的口吻，我的案情是謀害親夫，這可是人命官司，我的死活倒不要緊，只是這件案情不比別的，拚着痛痛快快的一死，屈着心招認了吧，便須落個淫蕩之名，死後也遭人垂罵，你說咬定牙關不承認吧，便不知道要受什麼樣的非刑，我這軟弱之身，又如何承受的住，越想越害怕，那裡還睡的着覺，一直哭了一夜，及至天將發曉，這才微微的迷離了一會兒，却又被惡夢給驚醒了，這時外面已經有了動響，樊梨花也慢慢的醒了，溫如雖然覺得身上非常困乏，但是又如何還躺的住，只得強爭扎着起來了，樊梨花一看溫如的兩隻眼睛，腫的和桃一樣，遂向前問道，怎麼晚上沒有睡着嗎，你看哭的這兩隻眼，我不是勸你了嗎，不要害怕，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，再者說你既碰見了我，絕以難爲不了你，你只管放心，也用不着難過，溫如願壓抑着酸疼跳動着的心，抖聲答道，媽媽說的很是，只是我因爲沒有經過事，心裏總是慌慌不定，說着話樊梨花也已竟起來了，催着溫如略略梳洗了梳洗，又催着開上飯來，勸着溫如喫飯，吃飯後，便自衙門裡傳出信來，就是午後才能過堂，溫如這時好比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坐立不安，言語錯亂，心裏怕過堂，可是又盼着早過堂，好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也就放心了，在這女牢裏呆着，溫如因受女牢頭的特別優待，倒沒什麼不舒適的，不過有一件教溫如最不安的事，便是不斷的有些形形色色的男子，到這屋裡來，和樊梨花說說笑笑，滿嘴裏村語哩言，教人聽了肉麻，並且有時更動手動脚，醜態百出，向溫如說長道短，

溫如因怕樊梨花的关系，也只得和他們答詢，因為溫如的官司，是不很光明的事，所以他倒竟有時故意以令人難堪的話來問，溫如只有低頭不語，不敢發作，及至他問的太不像話的時候，還是樊梨花出頭替溫如做個護身符，把那些混賬東西們攔住，等屋裡沒有人的時候，樊梨花還對溫如說，你千萬要忍着一點，來的這些人都不是好惹的，如果得罪了他們，不但於你的官司不利，並且恐怕立刻就要給你難堪，到那時我也就顧不了你了，溫如聽他說到這裏，心裏好似刀子攪的一般，簡直比立刻宣佈了死刑，還要難過，暗說自己爲了保全自己的清白，斷絕了母女的感情，抵抗惡勢力的壓迫，費盡了心血，受盡了辛苦，不料到如今不但身犯因奸害夫的醜惡罪名，並且拘留在這裏過着妓女一般的生活，蒼天怎麼竟對我這樣苦苦，既將斷絕了我的性命，更掩沒了我的清白，前途已竟完了，只求能早一死，便算脫離苦海了，要知溫如性命如何，且看下集分解，

（後集五女七貞第三十四集終）

